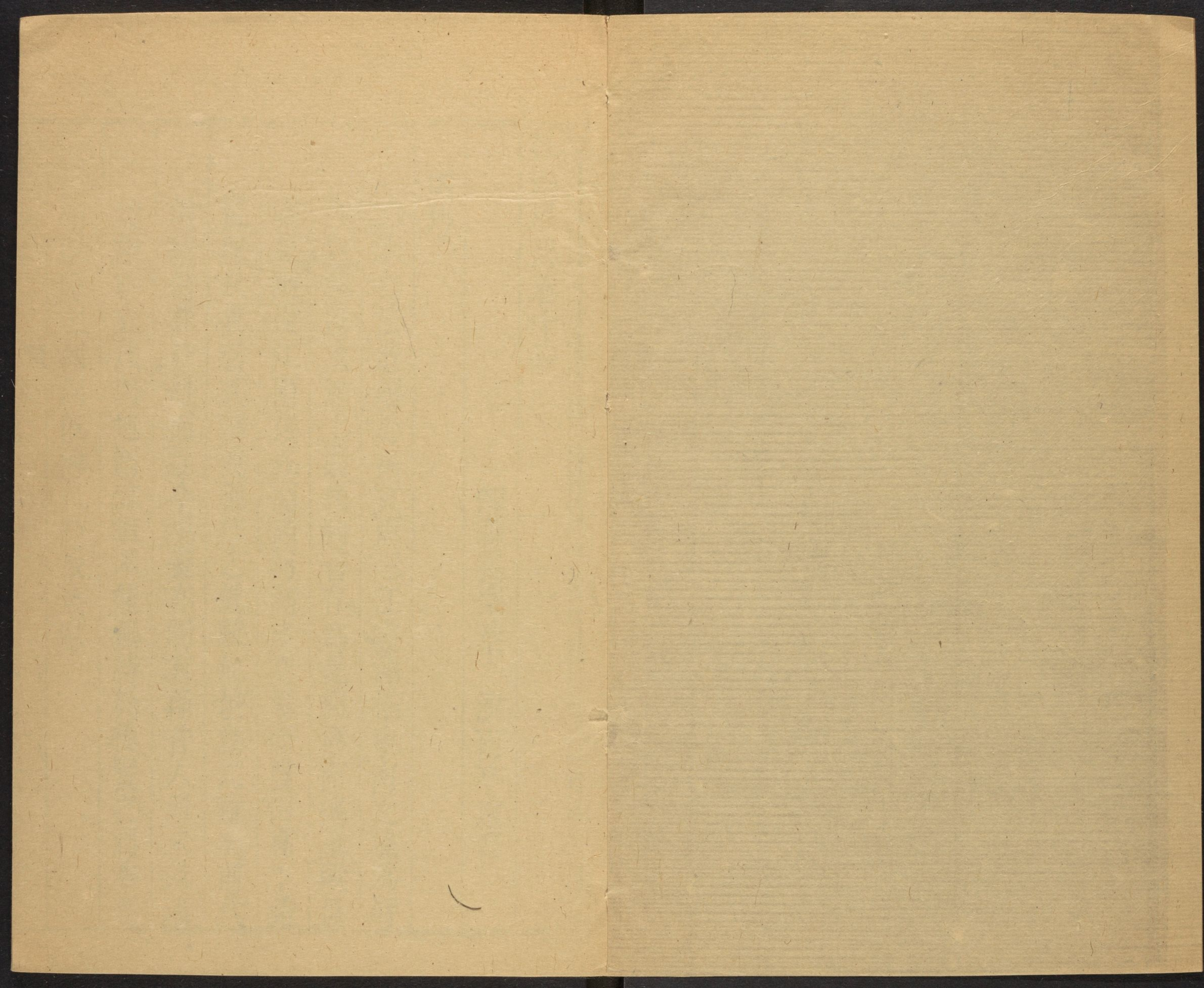


T 3205/3173.8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1

OCT 20 1941



江陰縣志卷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知縣長樂蔡 澍雨亭重修

水利

治水之法造端於禹貢而三江震澤惟東南之境爲特
詳豈非以塗泥土壤民利皆存爲是綢繆而慎重歟邑
境北距大江南接五瀉諸河湖渚交匯而農田高下錯
置咫尺異形其蓄洩挹注之道較他邑爲尤難矣前代
治績備詳於冊而近今規畫亦間有補昔人所未及者
然相時立法因地制宜猶不能無待於後賢之潤澤焉
相原隰之利而旣溥且長庶幾慰

聖天子宵旰勤求之意乎志水利

諸河名目 歷代治績附

邑境之水前人云自大江八源流倒置比於汨陳蓋由江而入者暫時盈涸之潮汐耳若長流之水自武邑黃汀并錫山五瀉堰來皆道諸港入江然江畔埭堰視內較高納衆流而不洩而海虞地勢卑下百川聯絡皆由巖塘王莊兩河以達白茆惟水漲乃盡歸北舊志統序未悉端委茲就地形分壤臚列之而前代治績并近今修治亦備詳焉誌前勞亦以期後效歟

內城河 分注四城為水門者三東南北各一獨西關為南

自外城河引江潮入水門經杜康橋過市橋周橋轉而西

其自杜康橋分支者折而西入雙魚溝過觀橋以至西城隅西城南畝灌注皆賴焉東則分南城來

水及黃山港江潮自水門入過章晏諸橋與南關水匯于晏橋下西

行過花橋安利橋進賢橋江潮自北水門入者至此為交匯處又過小虹橋

自小虹橋分支者從虹橋入口轉北經城隍廟旁而東繞于萬壽山後北城農田藉以灌溉早曠江潮罕入則于河

口岸引文亨橋折而南過善政橋支河自文亨橋分者從龍頭橋入南行過新橋

繞學而西更轉北與城河會于善政橋亦名學前河又環東學宮形如玉帶兩旁各有帶玦以衛風水故又名玉帶

河又轉北傍城墻而流經和豐橋出北水門折西由黃田

閘入江

外城河 自黃田閘經定波橋引江潮入內為外城河入脉

之始自北溯西轉南折東環繞四城在西南者曰南轉河
自朝宗門循城西流轉而北至澄江門接黃田港以入江
永樂間浚而復湮正統初巡撫侍郎周忱再浚加廣之

迤東北者曰東轉河自朝宗門循城東流轉而北至建寅

江永樂間濬天順七年知縣周斌重浚正東西北各有水
門上建橋道下通河流於形勢最為宜便後為市狹平塞
築屋以居弘治三年知縣任良才撤屋鑿河
還于舊規正德十五年知縣王鉞復濬之俱會於黃田

開入江

鄭涇河 自南轉河稍南分運河之水由高橋南向西過端

明橋西行二里許至龍鬚河口合南轉河北行入江舊志
各注

港亦名 萬曆三十六年兵備道蔡獻臣以諸生尹嘉賓請

檄里民開浚

龍鬚河 一名新河自永定壩繞西而南接鄭涇河蓋因江

潮逕達城河疏此以殺水勢其河向為舊蹟云

黃田港 在澄江門外二里宋志稱春申君開以溉田江潮

入內之總滙也早潮晚汐極汪洋澎湃之觀邑內諸水亦

俱道此入江

澄江河 一名壇河在黃田閘之北引潮水由澄江橋口東

行逶邑厲壇與東轉河會

鱗魚港 在君山東面引外城東轉河水入江今久淤形家

謂東來內局之水不可使東洩故不復濬黃志云引橫河
穿城出愛日門

入江顏志謂南至賓鴻橋
而入大河元末築城塞

以上城內外濠及近城諸河自前明周文襄公開浚迨後各有修治入本朝來知縣耿慶陶彝陳協哲先後濬城河至雍正七年及乾隆五年兩經疏濬事蹟碑記及土方均役之法別見城隍中茲不更載

桃花港

在縣西六十里

夾岸多桃花故名

前明時為海運故道又

名賸糧河謂從此道運糧不虧而餘賸也南自陽湖縣界

入邑之前周鎮經利城丁墅至桃花鎮入江

其支者為小橫河萬家河

小三叉河川龍河小桃花河俱分注村落為農田灌溉之利

明洪武二十八年濬正統

四年巡撫周文襄公復濬天順三年知縣周斌濬弘治已

丑通判姚文灝大濬

並疏申利立埭諸港

嘉靖元年與申利二港並

濬詳後

二十四年知府符驗濬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知

縣耿慶濬乾隆三年知縣蔡澍濬

計長四千七百九十四丈八尺內武江兩邑公

開河一千五十五丈八尺江邑全開河三千七百三十九丈照例於丁墅利城桃花前周四鎮沾水利出敵派夫協浚

利大河

桃花港西面支流也自桃花鎮蘆墩橋南入口

亦名

燒餅河

西行轉南入利城鎮南行至前周鎮與南橫河合道

武陽二邑北合桃花港入江明洪武二十八年及天順三

年濬

五斗港

在桃花港東

一名小利港

今已淤塞亟藉疏通

又東曰烏泥涇

近亦淤

利港 在縣西五十里越絕書伍員取利浦卽此 宋志本名漁浦以漁

人獲利名之 自陽湖縣界塘河入前周鎮大小鬼涇西北入南

橫河經利城鎮約二十餘里至丁墅鎮入江 其支港曰羊角嘴薛家洪

奚溝 宋大觀庚寅縣丞于湧濬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

稽請浚之 并請兼疏申港其言曰申利二港上自連河發

由港以達於江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流浮泥淤積流塞

不通今應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

若議定深濶丈尺各於本界開濬庶協力皆辦 乾道二年清臣姜詵請濬 并請開

流橫石以洩水勢 明嘉靖元年三港並濬 詳邑人張簡記見申港下 十五年知

府應檀濬嘉靖二十四年知縣趙錦濬三十三年知縣余

士奇濬 國朝乾隆四年知縣蔡澍濬 自上東朝溝起至陽湖縣界止計長

五千四百三十三丈五尺面濶十二丈底濶四丈後傍前

周利城桃花丁墅諸鎮沾水利者分段開挑

立埭河 在利港西五里 一名橫丹河 自武進縣界東北行至丁

墅鎮入江又東曰西城河 亦名我溝建閘於其內詳諸閘 更東曰東城河

亦名曰質港 明永樂三年濬嘉靖二年又濬

蘆埠港 在縣西五十里深濶與申利二港等南自陽湖縣

綱頭河入境北行逾順塘河折而西遶後梅鎮轉北過普

善橋折而東又轉而北過張全橋又過馬橋入江 其支港之大者

西面曰西潮溝長五六里又西曰西湖河長五里稍南曰

下閘口又南曰橫溝河河之南曰排溝河由西向南約六

七里達西順塘河東面曰後溝順徑溝俱長三里曰大脉

會俱達順塘河城河 明成化中僉事伍性濬弘治九年縣

丞張銘濬嘉靖二年郎中林復濬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

里民梅抱朴請濬知縣沈清世檄巡司督之四十七年知

縣陶彞檄後梅丁墅等鎮里民協濬乾隆四年知縣蔡澍

濬自陽湖縣界起至馬橋止計長三千十二丈五尺照并

濬例于丁墅申港後梅三鎮沾水利田畝派夫開浚

南橫河 自前周鎮利大河口過永利橋東行其北自青魚

口入桃花港又東過桃花港口又東則南有虎塘涇通陽

湖界又東曰鬼涇口又東曰小鬼涇口亦南通陽湖界又

東有黃泥涇又東過利港口至後梅鎮又東至西關為蘆

埠港口港之南通綱頭河又東達陽湖縣界蘆埠之東又

有小南橫河

申港 在縣西三十里以春申君所開故名自陽湖縣界西

三河口北行至大軍橋又北過申港鎮之通濟橋迤而東

又北過劉郎橋向西行過伍相橋折而北過關口長三十

餘里入江 西面支河四大者曰順塘河通蘆埠港及利港

又西界溝大脉河俱通蘆埠港又有斜溝河下

通蘆埠東面支河五曰北橫溝曰西橫溝曰

橫塘河曰東界溝曰范埠溝俱通新溝港 宋大觀庚寅

縣丞于溥濬乾道中運漕姜詵知軍徐藏濬明洪武二十

四年濬天順四年知縣周斌又濬嘉靖元年三港並濬崇

禎間里民繆應魁倡捐三百金濬港三十餘里知縣馮士

三千二百六十九丈照例于申港又濬范埠溝計長九百
後梅兩鎮沾水利田畝派夫開挑五尺夏港鎮三保虞門
鎮一保三保業佃協開

與知軍徐宗丞水利劄子

宋曹宗

密竊見江陰地勢在浙西最為卑小當運河下流與常州
地界參錯其水自常州經由申港利港以入於江逐時潮
汶卷帶沙土壅塞港道至春夏之交雨水無從發泄或已
布種而滄沒或水不退而失時况丹陽練湖白鶴諸溪
帶之水西自常州黃汀堰來每上水大必決而於江陰
其南太湖震澤吳松梁谿一帶水大又皆溢于運河皆自
出不知江陰疆界多少而能受諸處有以無出之水乎其
害惟江陰尤甚今幸有出江之口不能疏鑿而使之通宜
乎無有豐歲公私所失益多民亦漸皆流徙若非大府於
憐哀憫特為申明則二港之河終不能開鄉民無從得食矣

乾道治水記

宋教章洽

上卽位之六年歲在丙戌詔遣轉運副使姜公詵按視浙
西四郡水利與守臣條具以聞遂以八月次於江陰知軍
事徐公蕝相與研究利病延見父老審訂其說曰江陰北
臨大江地勢漥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淖港瀆善淤夏秋淫
雨浙西數郡百川並委瀕港七鄉並湖三山低昂之出混
為一區尋丈而增膚寸而落十年之間淹沒者一百六十
萬餘畝歲蠲秋苗以一二萬計公私病焉故申港利港
皆宜濬蔡涇之牌西通夏港大江之潮由之以上下
漕渠五瀉之水因之以盈縮摧廢既久亦宜治乃並
奏有曰以丁亥歲興申港二役已丑歲浚利港輟為
資以充經費越春正月鳩徒釐工兩役並舉輶車
聯營于邁撫勉仔問眾說忘勞迨仲春二十三日迄
三河口以西折北抵江地與毘陵犬牙相錯分治其
境者二十九里深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
十六萬有奇帛之故址距河差遠兩翼迫感波流悍急
以頽壞乃移基並東直抵漕渠拓而大之易木以石屹
對峙長石有三丈四尺高一丈八尺上木鐵石之工
有九百費錢以緡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
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二利興焉出陂澤為平疇變沮洳
為膏壤七鄉歲入增十餘萬石毘陵諸邑固當倍蓰凡浙

西之田陰獲利者又不知其幾千萬頃也蓋自嘉祐六年朝廷遣都水監簿相視河渠郡守都官郎中楊士彥建議開導蔡涇牒壞已二十年矣至是江役游興徐公曰動大興而蔡涇牒壞已二十年矣至是江役游興徐公曰動大衆建大利幸聖君矜吾民財用許出於官而郡止一邑調度不支且奈何重費大農吾再歲於此摘姦欺汰浮冗銖積寸累凡得緡錢一十萬非以備乏絕將焉用建開浚港既以是充且謂利港在毘陵之利多宜以屬之而江陰所宜增浚漕渠下通黃田以防汎濫絕壅滯預請于朝儲所贏錢六萬八千六百緡命郡從事王淙掌之以備他日工役之費報可聞者太息咸謂上不耗國下不斂民財是舉也善之善矣姑叙顛末俾來者有攷云

弘治開河記畧

失名 本黃志

國朝弘治辛亥以來三吳災沴頻仍而王子尤甚自冬十一月至明年春二月恒雨既入夏猶斷續不即休積潦騰湧滙爲巨浸魚鼈口入市巡撫都御史何公鑑大懼驛書以聞詔工部侍郎徐公貫來視便宜處治之於是訪異能詢黃髮考故事采衆說而本府通判姚公文灝以其習察熟圖之策獻焉於是建議以爲三吳地形東北傾蘇松常

二府東北屬縣百川之所取道以入江海而瀕江並海之處岐流支浦探刺內地鈎絡漕渠者是謂斗門斗門閉關水無所歸故妄逆行而爲災不急決去斗門壅則愈益彭亨怒鬻橫奔禍逾烈矣乃發丁男二十萬以十五萬東治吳淞七浦白茅於蘓松以五萬北治申港利港桃花於江陰武進之交月給丁夫人米五斗放散儲廩若干萬武進縣丞關勝主桃花江陰典史黃泰主利港無錫典史劉寰主申港而姚公實撫摩督察之蓋奔走暴露于水霜草莽者六十晝夜壬子甲寅冬春之接也三河之役利港爲最力赤塊黃茅僅辨形迹曾無濡筆之潤鑿平陸而窪之丈有半而廣九十尺底減三之一長三千五百三十丈有奇有事之初姚公爲壇告神畢卸衣冠操畚鍤塗手雨汗負土登陸躬其勞以倡之於是長吏效法衆夫駭悅嘯呼趨事不淹時而就功者悅以先之誠以動之也大臣報命上其功天子錄之擢爲水部勅總三吳水利公事由是洪流決駛如赴沃焦化菹澤爲桑麻更波濤爲衽席云

重浚三港記

明邑人 張簡

江陰在常郡地最下隣封武進無錫之水必趨若震澤之水溢晉陵則由戚墅過石堰入申港溢梁溪則由五瀉河

趨漕港會于石堰其溧陽荆溪瀉湖之水自晉陵綱頭河
經利港以達于江而孟瀆壅而不流則丹陽練湖之水溢
而合趨江陰此則桃花港及申利二港之原委也故近江
港浦數十工鉅而易埋者莫如茲三港三港埋則隣邑之
水不洩田必災未乾道間轉運使姜公詵知軍徐侯歲稔
其利害故疏鑿三港以便民大江潮汝由之以上下旁縣
之水因之以盈縮民犬賴之入我國朝復忠靖周文襄二
公以時浚治功在人心嗣後歲久弗浚游沙積葑河漸反
壤公私困竭巡撫都御史何公以事聞詔以工部侍郎徐
公提督水利事邑民以三港並壅事請公可之事下知府
事華侯仲賢侯度三港受旁縣之水乃議武進治桃花港
無錫治申港江陰治利港主之者縣令呂侯鏗徐侯銳黃
侯傅董其役者武進丞關勝無錫尉劉寰江陰尉黃泰而
府倅姚公文灝並督之功成民悅時弘治甲寅春也迄今
二十餘稔泥積沙壅莫辨故道江潮既過湖水時溢正德
庚午戊寅己卯間三邁水災辛巳歲廷臣始以三吳水利
建白今上方嗣寶位治化一新乃命大司空李公總督水
利事仍理巡撫是歲秋行部姑蘇以江南患多工大請官
分理復遣水部郎中林君文浦員外郎嚴君某任其事時
大令王侯泮方以興修水利為心乃以三港民情事請董

報可下知府事王侯教其其實循例檄武進浚桃花江陰
浚利港王侯及丞葉侯主之提督則府倅王侯嶽署武
進事則吾邑丞華君淳以兵科給事中左遷樂于興事故
集大尤易部領則治農一公徐君璣惟申港則去春浚而未
竟復檄無錫令暢君華其工部領則錫丞王君震其分
理利港則訓術馮詒訓行戚衛道花誥呂沐而義民黃金
總理之申港桃花港並有分理人員而事久不集大司空
又遣鎮海衛指揮胡錄鎮江衛指揮李漢督責之而府倅
王侯兼三港之役勞勩靡憚守令星軺絡繹相忘勞苦里
耆胡聰壽世榮椎牛醢酒為犒猶慮惠之未廣納黃金之
言引例得錢若干緡計大給賞以故悅以使民功易迄工
始事于春正月告成于二月三港中利港為艱鑿平壤而
之廣九仞深二尋計五千七百六十三丈有奇二港深
廣如之鄉之士夫謂不可無文以紀休美某從大夫後乃
撰次其事以俟後
之君子採擇焉

順塘河 橫亘利港蘆埠申港三港之中自利港東入口過

順塘橋貫蘆埠港又東逕申港逶迤二十餘里自蘆埠港

而西曰西順塘分支入排溝其東曰東順塘分支入大脉
河弘治九年縣丞張銘濬 國朝乾隆四年知縣蔡澍濬
白申港大河口起至順塘橋止計長二千四百十
四丈申港利城後梅三鎮沾水利田畝派夫協浚

新溝港 在縣西二十二里自三山石堰北行三十五里入

江 其支河曰黃溝長二十餘里亦南通陽湖縣又南曰橫
溝流注西南為申港鎮東北農田所資灌溉又有大路

溝及小支河七又有橫塘河界溝 明天順三年知縣周斌
河東至觀山門南達湖縣界

濬七年主簿劉道濬黃曆間里民曹魁倡濬 國朝康熙

三十八年知縣黃和中濬乾隆四年知縣蔡澍濬 自港口
武廟起

至陽湖縣界止計長二千七十九丈五尺 並濬橫溝河 自
虞門申港二鎮沾水利者業田協力浚

濬港起至陽湖縣界止計長一千二百二十二丈夏港鎮
三保四保六保申港 一保虞門鎮一保二保三保協

夏港 在縣西十里舊名夏浦相傳為夏禹所鑿得名 黃志
云南

引五瀉堰過青陽北至山塘河口折而東過崇鎮出蔡澍
閘北入江迤邐七十五里界縣境而中分之蓋江陰百瀆

之宗經浙西列郡之喉舌洪荒以來禹迹所及固已有之
其若申蔡諸港智割而力為是故志河渠者必於是乎先

弄庶幾舉綱提領而位置不紊也舊志以黃田 自運河蔡
為運河而舉崇鎮以南抵漕渠皆歸焉殆非歟

涇閘入口向西行折北數里入江 其支河西行者南為崇
溝河北為凌宕河又北

郭家溝又北曰陳皮溝又北曰橫塘溝分支南行者為崇
溝河一名龍遊河河身長一十六里連雞籠秦望蘆岐等

山之陰向西行至焦塾接三山石堰來水龍遊更分支東
通運河者為龍章

河一名黃昌河 國朝康熙四十三年及四十七年雍

正十三年相繼濬之乾隆四年知縣蔡澍重濬 自蔡涇閘
口起至港

口馬橋內小石橋止計長三千八百四十八丈八 并濬龍遊
尺夏港蒹橋觀山蔡涇 日鎮業佃協力均開

水利

河自夏港河口起至汪家橋陽湖縣界止計長二千又疏
六百六十六丈一尺觀山鎮近河各村莊開浚

通高家善岸聖斯三溝
夏港之南自大河分支向西者為橫塘河過丁塘溝口西至李庄其

所分丁塘溝一自新溝向西轉南為聖斯溝一自廟溝南

行轉東為高家溝又大河進葫橋分支者為善岸溝與高

家溝東西對直止隔一田長九十步高家溝與聖斯溝亦

東西近接中隔田畛長二百二十步三溝相望不啻繡錯

而間于阡陌不能融貫若善岸溝自大河進潮向無旱涸

之患而高家溝與聖斯溝俱由橫塘河紆迴而入潮汐平

達且南近鳳凰白石諸山一當滂雨山水泛溢艱于瀉洩

早澇交病乾隆七年從士民李芳等請按臨相度令捐買

三溝聯壤田二畝七分一直開通江潮自善岸溝徑入直

達高家聖斯兩溝內水漲溢亦自善岸溝以出大河蓄洩

無虞甚為利便

流皮港 在縣西二十里申港之東分夏港水北行入江

以上諸河港俱在邑西境

黃山港 在黃山東環山而西更南為趙婆港南引橫河水

西引外城東轉河水入江明洪武十七年濬萬曆丁亥知

府譚桂又濬縣丞賈用甲董役

白沙港 在三官鎮南引橫河水過白沙橋入江明洪武十

八年濬 國朝乾隆三年知縣蔡澍濬
雙牌鎮七保開三百七十五弓三官

鎮一保開七百五十弓白沙墩保開一千

四百八十弓蕭山墩保開一百九十五弓

石牌港 自司徒橋西引橫河過宦橋迤西北行入江

石頭港 在縣東三十里自大橋南引橫河經鎮山東嘴至

橫套入江
其支港南面西有南橫涇北橫涇東有早塘涇

北面西有張公港官路港東有永豐港新富港

廟港俱由

橫套入江

國朝乾隆三年知縣蔡澍濬
大橋鎮一保二保并兩墩保開

水利

河二千四百五十七方石頭港
沙冬圩共開河八百三十五方

白蛇港 在橫河之南自雲亭鎮引長河水至周庄鎮北行

入橫河接石頭港入江 國朝乾隆三年知縣蔡澍濬 計長

六千二百十方大橋周庄長壽雲亭沾水利者均開

雷溝港 在縣東三十五里有東西二港西自三保橋引橫

河水北過陳庄橋又過西雷溝橋與東港合東自胡仙橋

過段橋何彥橋又過東雷溝橋與西港合北行至橫套入

江明洪武二十五年濬 東有曹塘港楊港山橫套入江

陳溝港 在縣東三十七里南引橫河過北廟橋又北行歸

橫套河入江其東面分支為南馬嘶涇東行達蔡港又北

分支東行轉北為曹青港又南馬嘶涇分支北行為蒲鞋

港俱達橫套明洪武二十五年濬 國朝乾隆四年知縣

蔡澍濬 自橫河口起至港口止計長一千九百一十一丈二尺係大橋鎮五保業佃協開

南北蔡港 在縣東四十五里自開橋東北引橫河過興隆

橋北行過沈家橋歸橫套入江橫河南面為南蔡港自開

橋東南行過北新橋 又南行分支為化成港其東行者過濟寧橋迤而南過太平橋恩庄橋分

支南通谷瀆港又南過通濟橋馬嘶橋南新橋 明洪武

十五年濬 國朝乾隆四年知縣蔡澍濬南蔡港 自章卿鎮開上

起至馬嘶鎮何念橋壩基止計長三千八百二十四丈八尺章卿濬效必改四字號應開一千四百二十九丈三尺

八寸內有才良知過得樓六字號向例止開橫河不開港者亦認協開五百三十方俟開橫河時濬效必改四字

亦協開五百三十弓彼此均濟具結詳 憲立案其餘募
貞男三字號應開六百八十三丈四尺二寸又華東鱗潛
帝位衣罪唐有陶九字號 並濬北蔡港 自章卿鎮開上起
共應開一千七百十二丈 至北壩基止計長
一千九百十丈大橋鎮彼飛兩字號開六百六十
九丈章卿鎮知過兩字號開四百二十一丈

泗港 俗名私港在蔡港東三里久淤自雍正壬子秋海水

溢入港口大開潮汐迅疾灌入橫河流通諸港乾隆四年

知縣蔡樹濬 計長二千餘弓照例應
才良得樓四字號開挑

范港 在泗港東三里屬楊舍鎮 其東為包
港近亦塞 明洪武二十五

年濬

谷瀆港 在縣東六十四里其東自北角引長河及東新河

來水北行向東過黃崎橋迤北行過唐聖又北行過黃土

橋迤西北行至陶家 又北行過楊舍堡城東面又北行

橫河自西來會又北行過斜橋又過馬橋北袤延三十里

入江 楊舍外城河自谷瀆港西面分流遶楊舍城其內城

河亦分谷瀆港自水關入按黃志云谷瀆港之源一

自無錫界北經新河一自長河而東會于三河口 明洪武

而北入于江又支流東南循顧山入常熟縣界 二十五年濬天順二年知縣周斌濬萬曆丙辰縣丞余茂

先又濬 令節港 在谷瀆港東二里 黃志云在縣東六十五

里自谷瀆港北入于江 政和甲
午縣丞楚執柔濬并濬市墩河 今湮塞久

界涇河 在谷瀆港東三里東為常熟界 港形已失

橫河 在縣治之東橫亘邑境東西凡七十里而抵常熟界

石白永安河入口轉北經土橋分支北行由黃田巷入江司徒橋分支北行

石牌過大橋分支北行由石頭港入江又東過顧家橋

橋西分支北行入石頭港通應天河又東過顧家橋清溪

北至旱塘涇通石頭港橋東分支為下流歷袁家橋清溪

河來會南面支港為嚴松涇嚴家涇又過東陳溝支港

為陳三涇黃泥涇蔡家涇迤南過橫橋又東過護龍橋

北面為張家涇宋家涇北行由橫套入為北蔡港南行

開故土名關更東為蔡港經馬嘯鎮入應天河為南蔡港

又十餘里而接楊舍城凡經雙牌三官大橋周庄章卿楊

舍等鎮心納江湖灌溉東境田疇沾水利甚溥其水去來

無定大約西口出黃田黃山石牌石頭諸港以入中段

由雷陳蔡泗諸港歸橫套入江東口皆出谷瀆港入江

自南蔡港出口東至白蕩橋過北角一自谷瀆港南流至

北角合而東行則皆入常熟歸白茆河以入江宋天禧中

知軍崔立創開嘉祐中縣丞楊士彥濬政和甲午縣令王

承奉重濬明天順五年知縣周斌濬正德九年知縣萬玘

大濬嘉靖元年知縣王泮又濬萬曆壬午又濬國朝康

熙四十八年五十年及雍正四年相繼疏濬乾隆五年知

縣蔡澍濬八年復濬自東關永安河起至楊舍鎮接常熟

四百四十七丈四尺雙牌鎮一保濬橫河一百五十三

四三六七八九十一共八保濬橫河二千二百五十五

一保又濬永安河一百八十二弓二三兩保濬永安河一

百八十二弓三官鎮一二三四五保濬橫河二千三百二

十二弓大橋鎮一二三四六保濬橫河三千三百七十六

弓三尺五寸周庄東鎮一二三保濬橫河五百八十四弓

水利

周山西鎮一二三四五保浚橫河一千七百二十五弓章
卿鎮一保至十一保并泗港墩浚橫河二千四百九十七
弓五尺又趙氏認開公河四十弓楊舍鎮四五六保并范
港墩浚橫河二千三百二十弓二尺五寸一二三八保并
馬嘶鎮十一十二十
三十四保浚谷瀆河

按視橫河卽事

宋簽楊蟠

處處開開犬不驚田間把酒聽啼鶯風吹柳渡春將晏雲
近花村雨復晴工就千旗歸尚早令齊萬鋪下無聲新流
滿滿何時放便
擬浮船去入城

上御史俞公

諫請濬橫河書

明邑方謨

江陰之有封域卑下瀕江其江之係諸港者西有黃田桃
花中利諸港東有石牌雷溝令節諸港自南亘北皆洩水
于江竟無瀦水以分流溝洫爲灌溉者利宋知軍崔公立
邇其源流擬其逆順東從令節西至趙婆平地鑿河四十
九里爲堰于城之建寅門名曰橫河蓋以諸港爲縱而界
此河于諸港故曰橫也既廣且深亦通而暢計累工四十

萬有奇散緡斛二萬二千三百縣志可稽者也江之
趙婆港入橫河者分下蕭橋永安河曹家村黃家巷綺山
東西及土橋沿北諸涇至蕭山而截又分盧涇觀庄北湖
蔣家橋女山灣松橋雲亭至兩水灣與長河會潮自雷溝
石頭入橫河者分黃岐蟠龍香山灣橋售山白峯墩墩陶
城而清溪迤邐周庄史村石橋皆此水也潮自令節入橫
河者分黃橋章卿楊舍南達赤岸與長涇計農田之沾其
沃潤者四千餘頃宋史崔立列諸循吏者以開是河爲民
利故也緣潮洑往來壅滯至易嘉祐中楊士彥浚之入國
朝來洪武天順間相繼疏濬卒無成效弘治間水利生事
姚公文灝與知縣黃公傳有開河駁議黃公每言是河未
復故宋爲缺政正德初僉憲高公聿興大利於趙婆雷溝
石頭范港合節五港擬建五閘旋以經費不支輒罷此橫
河屢壅屢高而凡支涇旁滄聯于是河者外之潮汐無所
通內之淫霖無由洩以致南畝萊蕪農業日廢皆由于水
利之不興也然此河之頻作頻輟終不能底績者其故何
哉如縣治南有九里河者亦潮衝而易壅上官入于斯出
于斯故三年一浚或五年再浚未嘗民告勞而官病之惟
是河去縣治稍遐上官見聞所不逮講水利者僅爲塗澤
耳目計誰克爲此用心哉謨每嘆橫河所處之不幸也况

又公私不同愛憎亦異局于見者為泥時之說利于侵者為駕偽之說狃于近者為斬費之說此又與小不與之甚者也惟臺衡審擇相度獨斷而行之造福于江民靡鮮矣

重浚橫河記

明邑人 張簡

橫河之浚天平數乎其亦係于人乎余昔官兵曹適隴右溫侯應璧判吾常職一郡水利事揖余別問詢常之水利害予曰江陰濱江水害多公履其名予曰橫河也馮涇也申港利港桃花港為次公諭橫河疏浚故實余復之曰江陰在常地最下旁縣水必趨並江有港洩水凡十餘率且南北諸港相距率十里許泄漑不及東鄱輸將者必派江每為風濤所覆民病苦之宋郡侯崔公立乃創鑿橫河以便江民之灌溉近者以悅又洩震澤昆湖芙蓉湖諸水以入江迨者益便嗣是浚者相繼今蓋五十年不浚河反壞矣故曰橫河甚浚莫先焉溫曰教我矣敢不恭事蒞任後六閩寒暑未始建白卒泯泯以去江右上高傅侯先以興化節推有聲擢今官履任以來廉以律已勤以泣政會連歲三吳水災公私大窘歲蠲民租什之三正德辛巳廷占以三

吳水利告今上方踐寶位厯念民生乃俞廷議以都憲李公拜大司空總督江南水利事仍理巡撫是歲秋按臨所部遍諮次苦以橫河為邑水利最要乃倡議疏濬于壬午首春以督浚事屬之侯既事事萬夫趨役畚鍤如雲侯乃正宿河濱往來勞徠自忘其疲縣令佐王侯泮毛侯銳趨事惟謹侯慰憐之語益溫河東趨絕蔡港榮迴可半里侯迺其迂曲曰非故道也乃命董役義民趙梅經理之梅曰河直疏鑿工甚省田多某業願斥以佐官侯可之非梅業者則又捐錢若干緡購之河既鑿果故道也工省事集丁夫驩踴號其河曰傅公河蓋加以美名意也非侯愛民得民致是哉役不再月而告迄工天日開霽連日浹月得諸天者不誣也是河之役自宋崔侯創鑿繼為知軍楊屯田士彥浚之在宋率五十年一浚入我國朝洪武甲戌重浚天順辛巳再浚至于今壬午更六十年一浚之殆數也然非得人如崔如楊如我傅侯則大令言不行而大司空任不專不撓上格沮以異議者有矣烏能成是功耶耶非係于人者吾不信也今而後吾知田禾不災于旱澇縣徵獲免于溫濤功之子民大矣回視溫侯尸素數載寧不賢甚乎抑溫侯于水利職也吾侯則以才賢委任者也其賢不賢之相去奚翅什伯耶嗚呼西門豹不能引漳水而民

歌四起。邦人之歌。其能忘情于我侯耶。役斯民以萬計。義民某國學生某。其尤也。德侯之賜。相率需余文。以表侯美。予目觀茲盛。庸書以記之。

以上諸河港俱在邑東境

運河 一名經河南白四河口引五瀉河來水過停塘河漕

港河口北至青陽月城橋塌水港自西來會又北過馮涇

河三河口山塘河自西來會更北過崇溝河茶鎮輪蔡涇

鎮其支流為蔡涇河北流入于再北為九里河崗地屈曲

夏港舊有閘今廢詳諸閘歷五雲橋其支流為高接南

灣即此經五里亭泗河新涇河湖河以達于城濠計長四十五里南抵錫邑界為漕船來

往之經途支流分灌之命脉通邑河渠此為要漚焉歷世

綿邈疏壅不常宋皇祐中知軍葛閱募里豪得粟二萬斛

給民浚之迨後知軍邢燾知縣張宗濤繼濬明天順間知

縣周斌稍斲其旁岸加廣之弘治九年水利主事姚文灝

議大恢拓後恐妨民田且資力不給遂常浚而止正嘉之

際知縣萬玘孫應奎趙錦嗣濬萬曆末同知萬建侯濬崇

禎中同知蔡如葵濬九里河自朝宗門至蔡涇鎮止深廣

兩崖不容積塊土河知縣馮士仁并濬運河國朝康熙

三十七年知縣耿慶濬是時并開內城河通縣一十八區

每丈用夫二名共派一千八百九十一夫運河自南外二

列每丈用夫三名共派四千六百三十夫五分自蔡涇鎮

石牌南起至月城小青陽菴止此段平坦循例每丈用夫

丈底寬三丈開深四尺每丈計土十八方舊河形面寬四丈深二尺斜坡折深一尺應除舊土四方實挑新土十四方共挑土八千九百九十五方第十段自黃昌溝起至山塘河止計長三百三十二丈五尺估美亦每丈實挑新土十四方共挑土四千六百五十五方第十一段自山塘河起至馮涇河止計長二百六丈原估面寬六丈底寬三丈開深五尺每丈計土二十二方五分舊河形面寬四丈深一尺斜坡折深五寸應除舊土二方實挑新土二十二方五分共挑土四千二百三十三方第十二段自馮涇河起至月城橋止計長六百六十二丈原估面寬六丈底寬三丈開深五尺每丈計土二十二方五分舊河形面寬四丈深一尺斜坡折深五寸除舊土二方實挑新土二十二方五分共挑土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三方第十三段自月城橋起至閔家橋止計長七百二十二丈原估面寬六丈底寬三丈開深四尺五寸每丈計土二十方二分五釐舊河形面寬四丈深一尺五寸斜坡折深七寸五分除舊土三方實挑新土十七方二分五釐共挑土一萬二千一百九方五分第十四段自閔家橋起至章家浜止計長四百八十四丈五尺原估面寬六丈底寬三丈開深三尺五寸每丈計土十五方七分五釐舊河形面寬四丈深二尺五寸每丈計土十五方七分五釐舊河形面寬四丈深二尺五寸

坡折深一尺二寸五分除舊土五方實挑新土十方五分五釐共挑土五千二百八方三分七釐五毫第十五段自章家浜起至南新橋止計長五百八十三丈原估面寬六丈底寬三丈開深三尺每丈計土十三方五分舊河形面寬四丈深三尺斜坡折深一尺五寸除舊土六方實挑新土七方五分共挑土四千三百七十二方五分第十六段自南新橋起至大士菴基止計長四百十六丈估美亦每丈實挑新土七方五分共挑土三千一百二十方已上九段俱平坦通計土方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方九釐九毫每方請給銀八分內南外三汊河口起至蔡涇鎮止共土方九千八百三十四方八分因兩岸高岡起土艱難每方請增給銀四分共計銀八千三百九十四兩五錢八分六釐除椿木變價抵用銀四十五兩一錢八分實用銀八千九百八十六兩三錢六分六釐完工後造册報銷奉部駁減土方銀四百五十三兩二錢六分二釐又原估厚水銀兩之外緣陰雨連綿加增車部添給夫工銀四百三十三兩七錢歷經詳請歸款因無公項未奉批允并督工官薪水書役地保飯食紙張等項共銀千有餘金知縣蔡澍節省養廉捐墊賠補

嘉定開河記

宋簽 蔣惟曉 判

古暨為今偏壘實楚春申君封邑食客侈於四公子至我
 朝而珠璣魚鱉之富尚見於詩人之歌詠比年以來乾溢
 相仍民貧而郡亦凋敝夷考其故蓋地勢中窳旁仰所恃
 以為利者遠湖近江達於渤海導河自城闈南出黃田西
 距五瀉最大曰漕渠其播為支派真若瓜蔓蚊足可瀦可
 洩不獨資農田灌溉之用而江淮川廣風檣水施皆於此
 焉寄徑其利實遍於東南今也歲久不治積沙反壤綫流
 如陸農畊商販官運家供往來交滯於是畎畝川澤之息
 疑若地愛其寶鱗次尾啣之舟或不願出於其途守地者
 非怒然不以動心錮於力之弗逮則勇為之志沮矣嘉定
 已卯春邢侯燾以扈丞出守政足以召和而年屢豐才足
 以行志而事易舉越明年乃浚九里河以疏游土會水澤
 腹堅雨不時若而漕河亦病於膠舟旅於艤舶者羣謁臺
 使而河議興焉乃經乃度乃宣乃理爰即其所酌從其宜
 命縣令張君宗濤董其役起自柰鎮之柰橋極於青陽之
 屠墅地以里計者倍十而遙役以鄉受者纒四而足而之
 闕為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其底十之一一時也風休霜歛
 霽景温如濕不濡足凜不栗膚天從民欲萬甬歡趨太守

率屬行視目注指顧舒疾逸勤瞭然掌見勤懲有差一出
 而集縈紆回折若螭蟠蛟旋夷曠淵停若毅縹練素征佩
 交錯若飛如馳人心樂咸地勢改辟並河之民爭請于郡
 絕港斷潢交流旁注因其餘力又自柰橋而上逆于朝宗
 門陸續鳩工城外內之河渠頓還舊觀夫銳於至而倦於
 去此人情也奮於有餘而尼於不足此事勢也今部使者
 趣還于前郡太守報政于後乃能以人情之怠者為勤事
 勢之難者為易茲一役也而二美具焉然而侯之心方慮
 乎潮汐委輸易積難散目前之利不越數年力役數興利
 反為病乃括戶籍之沒于官者專置司存掌其歲入弗以
 他用每於農隙歲一舉行不以浚治費民期為永久之利
 民德侯之深而惜其歸之不可留也乞鑿諸石以垂不朽
 觀侯之為郡化凋為饒開山蹊以通道植橋梁以利涉治
 舍館以逆賓下而園池器物之飾亦煥然一新蓋百廢具
 舉而此其尤也是役也為丁夫九千三百二十有七始事
 於仲冬之晦歲除而工畢惟曉獲從寮吏日觀盛舉故樂
 慰邦人之意姑誌其歲月云

河渠議

明通 姚文灝 判

舊見毘陵志叙沿江諸港皆自外而內自下而上倒置源
 流私怪近世作志者不識水道比於汨陳不意江陰舊志
 亦然夫三吳水道皆西出於山中瀘于澤東北注于江海
 源流甚明何乃類云自大江而入南經某處某處耶似
 諸港皆出于江而流入于漕渠若荆州沱潛出於江漢
 類悖甚矣此必前代初作志者見諸港腹裏上源千支萬
 派交流錯注難為本始而其入江之處却有頭緒易於識
 別遂據彼叙起不顧其以尾為首而後來續志者承訛踵
 謬莫覺其非也然觀其初似亦知諸港之不可以江為源
 故於黃田港夏港猶云北引江潮而入若曰自江而入者
 潮耳非流水也至於石頭蔡港而下遂忘其初意畧去潮
 字而直云自大江入矣可乎哉由僕之說記黃田者當云
 東引長河西至九里河口折而北貫城中出黃田關北入
 江舊志乃云北引江潮貫城南出折而西截蔡涇與夏港
 合流以達於漕渠記夏港者當云南引五瀉堰過青陽北
 至山塘河口折而東過崇鎮出蔡涇關北入江舊志乃云
 北引江潮南出蔡涇折而西過崇鎮截山塘又折而南歷
 青陽至五瀉堰以達於無錫且夏港自西南來出蔡涇而
 入江黃田自東南來貫縣城而入江二港相距九里各自
 入江昔人於九里之間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各河是

二港自二港九里自九里也而舊志之

南之源而假以西南之

若本為一港百彼豈二水各

此其大者餘可也出是

嘉定開河記云魯陽北通大江

門語意似謂黃田夏港皆大江

圍南出黃田西距五瀉大觀記亦云黃田出港北引大江

城守南出於鄒透迤截蔡港又云昔人即漕為上閘

即蔡涇為下閘夫謂黃田為上閘者謂小於此來也謂

漕和記云導江水而南被由黃田港距五瀉堰而為漕渠

同歸于汨陳似宜刪去但存其他論議及廢置歲月可也
 最後得曹憲氏劄子其畧云江陰地勢最早當連河下流
 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于江又云丹陽練湖白鶴
 諸溪水西自常州而來入於江陰其南太湖梁溪皆溢于
 運河自五瀉堰奔衝而下申利等港以出於江不意諸志
 舛逆之餘復有深明水道自源而委秩然燦然如曹氏者
 賢於人遠矣

九里河議

姚文灝

東南諸河惟此易壅推原其故蓋有三端一黃田潮來自東而西蔡涇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滾泥沙積聚腰腹一是凌起浮土堆積兩岸風雨淋漓洗旋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崖勢高陡疏鑿既深尚阜壁立積水之後遇沒輒崩少狹一隅便壅數丈一是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為之包防近山土壤迤連隆起山脈引葉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書傳所謂息壤造化之理則蔡不足為怪坐此三故人亦察除以致此河最易堙廢今欲開挑務圖遠利毋規近功必先鑿去兩岸積土使與裏田相平却又鑿去兩岸本身各一二丈坡隨其勢以漸入河如馬槽狀期以兩年功程成就此事先年止是修岸次年方可開河但農民孱弱力不任事官府拘役心不樂趨久勞無功志又怠懈合無量令該役人六出辦食費錢物官為收貯雇備靖江等處專業土工包辦開挑取其所必費而免其所不欲為還其土夫自作本業官省程督民不失農兩皆便再有不敷查支在官銀錢轉助其議如此使得施行必效但割壓土田過多或致貧民失業惟有才良長政久而得民深積累經書購買諸田財力充餘論度

徐依原議以漸為之而又相度形便改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鬪則百數十年流通必可坐策而江陰之民或少息肩矣漫志之以備後之君子講焉

運河辨

明知 黃傳

或曰舊志以黃田九里為運河其來久矣何以知其非邪曰黃田九里多曲而善湮地形高而水勢反百斛之舟不能方焉古人之創之以溉田為名後世之因之以建治所在實灌溉貿遷之渠也且船至蔡涇下流奔注猛支夕截然後得入黃田之口而又逆流而泝焉就蔡涇則俄頃飛瀉而至夏港樹檣舉颿便可以北望瓜州就黃田則詰屈間關迂回益東數十里越重橋守枯閘遲之一二口纔可以望夏港自非病狂喪心為黠鬼所侮者不爾為也何以為運河哉然則夏港運河乎曰亦非也號之可耳凌長江遡洪濤非萬全之道不得已而一至焉者固不可以其有號也宋人諸文俱以無錫縣界之河為漕渠有所木矣夏港蓋江陰百瀆之宗經浙西列郡之喉舌洪荒以來禹迹所及固已有之耳

高泗新涇河 在五里亭對岸運河支流也乾隆四年知縣

蔡澍濬 自運河口起至謝園鎮止計長三百四十一丈為高泗河一自高泗河口起至謝園鎮高頭田畔止

計長二百十丈為新涇河俱係謝園鎮一二三四保業佃協力開挑

山塘河 在縣西南二十里自武邑匯水橋引三山石堰以

西水繞秦望白石諸山東流經張公燒香諸橋出雙橋口

以達于運河乾隆三年知縣蔡澍濬 自運河口起至匯水橋陽湖縣界止計長

三千六百八十二弓夏城鎮各保協力開浚

漕港河 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四河口分流西行折北與

山塘河匯而達于運河 又支流自山塘河西口經石堰以達于申港入江 為武進

無錫江陰三縣界

水港 在山塘河南面自楊淮口東北流出月城北以

運河

斜涇河 在邑南十里自運河五里亭南入口起經由里山

南歷謝園花山峭岐三鎮長十五里 其支河東南與馬涇河合亦通馮涇

馮涇河 在縣南二十里自月城橋北分運河東行至峭岐

其分支北出 歷阜岸北過周四橋與長壽河匯南行過了者為馬涇河

岸橋與璜塘河匯乾隆三年知縣蔡澍濬 自運河口起至

九百五十九丈一尺係月城蔡涇謝園峭岐四鎮內沾水利者業佃協開

長壽河 在縣東南三十里西接馮涇河南通璜塘河北行

經本鎮而入于應天河宋宣和中里人吳鐸濬乾道九年

鐸子侍郎博古復濟淳熙二年簽判趙善覺知縣貝欽世又濟軍學教授戴復記

橫塘河 在縣南三十里北與馮涇河接南經前馬橋歷本

鎮而入于南長河 其支流為須茅河

應天河 在縣東南一名長河自八字河口引南長河水北

行過周家橋 其北面支流為泰清河通華墅 更西歷劉家橋 北面支流為周庄河茂

壑橋 其南面支流為長壽河 更西北至三河口 北面支流為亭子港通大橋周庄等鎮

歷云亭鎮 其北面支流為松橋洪 繞綺定諸山由迎福橋

西以入于運河明嘉靖七年知縣張集濟 國朝乾隆四

年知縣蔡澍濟 自南外三汊河口起至茂墅橋止河身計長四千九百十二丈九尺北納江潮

澗水歷久未開淤塞日甚照例令南外謝園雙牌橋山雲亭長壽周庄華墅馬嘶諸鎮沾水利業佃協力開

永安河 在東城外亦名蕭橋河分長河水出橫塘河橋西

行北與橫河匯西由樓下橋以達于東城濠明弘治八

知縣黃傳濟 國朝乾隆四年知縣蔡澍與橫河合流

河

觀庄河 在縣東十里分長河西行合于橫河 今塞

清溪河 在縣東三十五里砂山之西引應天河水歷周庄

鎮東轉北經橫河入蔡港 其支流自薛家橋東行通泰清河 國朝乾隆

四年知縣蔡澍濟 自後過橋南起至亭子港口止計長二千四百三十一丈周西淡字

周東鎮稱字各保協開

亭子港 自周庄浜口分應天河水北行過後過橋經周庄

鎮白蛇港自西來會北入橫河其北接石頭港國朝乾隆四年知縣蔡

泗濬白四河口起至橫河止計長二千三百六十丈七尺周西海字重字河字鹹字內各業佃協開

泰清河 在縣東四十里自應天河桑家浜入繞砂山而東

經華墅橋過湖塘橋折而南出馬崎浜仍會于應天河其

湖塘橋南行至犁頭尖分二支東行者至三調灣東南屈

曲出南長河至北角接常熟界南行者入紅染浜折而西

亦入南長河 國朝乾隆四年知縣蔡泗濬自應天河起至華墅鎮青龍橋止計

長一千三百五丈四尺華西二保三保五保華東一保三保五保六保七保業佃協開

南長河 在邑極東南境自滙水橋之西引武陽二邑水東

南行過蟹姑尖黃塗壩橋經對洞橋穿運河而東過三頭

橋自對洞橋而東為滄塘河再過璜塘河口經北瀕達馬鎮五卸河

橋自西陽橋至歷西陽白蕩五卸河水分支又東北至西陽橋自

此為百丈河 過富杯河口至塘石堰繞祝塘鎮自西陽橋至又

東北過新塘橋達八字河口過躑塘橋長涇河自南來會又東

清河及蔡港來會再東過白蕩橋谷瀆港來會又東過北

角東新河顧山河自南來會又東北過永安橋入常熟界

滄塘河 在縣南四十里其河源流有二亦名前後滄塘河

一自長壽河南出黃塘橋過前馬橋為璜塘河西南行一

自無錫縣界過西陽至馬鎮河西北行俱合出于青陽鎮

南新河 一名富杯河自西陽橋北分支東行過文林鎮橋

西有西庄浜門村浜又東過何相橋經柯塘橋入東新河
東有孔涇浜塘下浜
明天順二年知縣周斌濬

東新河 自恍山橋北引錫邑五卸河分流之水東北行過

習禮橋東行至南角橋之南過陳墅至黃庄入常熟縣界

其自南角向北行者過萬壽橋至北角達南長河其北與

谷瀆港接其支流為湯村河西行過長涇之北西北行出南長河宋政和甲午縣丞

楚執柔濬明洪武二十五年又濬

長涇河 自東新河入口迤北向西過長涇鎮又西北行出

南長河

裏岸河 自顧山發源西行過新橋分為二支一支向西行

合一支向北行出西橋東行過省渡橋又東北過灣樹橋又北至北角入南長河

便民河 在縣東南六十里由長河轉東南入于新河

塞

市墩河 在縣東四十五里又名市堆河今塞

祝塘河 在縣東九十里由谷瀆港而東南至顧山入于無

錫縣界

以上諸河港俱在邑南境

橫套河 在蔡苑石頭谷瀆諸港之北向屬江濱自沙洲漸

次增漲離江寔遠故于南北沙交界處疏鑿此河以通水

利東自泗港大馬橋起西盡巫山港止橫亘二十餘里入

江因濱江沙壅每年疏濬套南屬南沙境套
北為北沙境各就濱套圩段均從闢挑

巫山港 在巫山之西崖石對峙一名巫子門引江潮入橫

套河 套南為南沙其西為埠頭港 分灌巫山新寧各沙小港

石頂套港 在巫山港東十里界復善正興兩沙之交北引

江潮分注各小港南入橫套河 其東為四圩港三

新港 在石頂套東五里跨復善沙申 康熙初本沙各業北

引江潮入內分注各圩諸小港南行入橫套河 橫套河之南為南沙

水道出入自北蔡港達于橫河或于橫套河東出馬橋港

西流石頂套其復善沙向築大壩一座以為界限蓋因南

北兩沙地形高下不敵各就形勢為利便也乾隆八年南

沙佃民呈請開壩通水致相訐訟知縣蔡樹委員勘明以

沙洲各有水道成例相沿大壩未可議開隨

行水利衙集同兩沙業戶公議結覆有案

大馬橋港 在新港東五里北引江潮經復善沙極

于橫套河

穿港 在江心沙洲南北貫穿改名為熟邑交界處 港西

寧等沙屬本邑港東為 潮汐往來自南湖北為江心

水利之滙 其西有大圩港姚家港韓家港繆家港俱屬平寧沙

以上諸河港俱在濱江及江心諸沙 各沙河港潮汐

每年春時農隙照田按畝派夫開挑業戶給食

白茆塘 附 在常熟縣境內自迎春門運河分流西滙山塘

尚湖昆承各巨浸東經五渠雉浦新市芝塘合南港北港

雙浜橫澗諸水經舊塘口沙營塘延袤九十餘里入海自宋

范仲淹五浦並濬之後至張士誠大開夏原吉况鍾李敏徐貫李充嗣海瑞林應訓相繼疏濬終明之世為役者七

入國朝來塘非邑隸如風馬牛自康熙二十年巡撫慕開濬者三

天顏疏請開濬以塘為蘇常兩郡要津邑之東境水利資

其蓄洩儼令協夫助浚白支塘至海口四十三里濬河七千八百五十六丈廣十丈深一丈

五尺河底五丈五尺土方一萬七千其筭方以方為丈深亦一丈為一方每方用夫十四工共用民夫九十九萬四

千工每工給銀五分共銀四萬九千七百兩夫數以十八計派常熟當其四太倉當其二無錫江陰長洲崑山各當

其一雍正五年大修江南水利原任山東巡撫陳名世瑄按

臨督浚循例調夫協濟知縣陳陞誠奉文襄事焉自支塘鹽鐵橋

起至海口止長七千七百七十丈新開河面十二丈河底六丈共分六段筭見土方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一方每方

給官價銀九錢共發帑銀六萬一千一百八十三兩五分

常熟出夫六千人昭文出夫九千人長洲元和無錫金壇各出夫二千五百人本邑出夫五千人於通縣三百七十

四畝內均派每畝募夫十三名四分端差伴送赴工奉派應浚支塘第二段內起至二十段內止計長一千九百丈

土方一萬一千七十三方三分二釐計領帑銀九千九百六十五兩九錢八分八釐

按夫給單在工所給發

濬白茆塘記

國朝 蔣 伊

江南之水以海為歸我虞山舊有二十四浦皆注江入海以宣洩為功若白茆塘則江海交匯處也自宋以前二十

四浦皆通利害不繫於一塘故言水利家不聞有及白茆者迨諸浦並塞而白茆與福山黃泗許浦稱四大浦考之

前志自宋景祐二年知蘇州范仲淹始濬熙熙二年轉運副使姜銑再疏之及元之季張士誠據吳起兵民十萬命呂

珍濬治長九十餘里廣三十餘丈此白茆之一大濬也明世役凡五舉永樂二年則有夏尚書元吉弘治七年則有

徐侍郎郎貫嘉靖元年則有李巡撫克嗣隆慶三年則有海巡撫瑞萬曆六年則有林御史應訓成績彰彰足紀而李

充嗣以雙廟至海口勢趨東北江沙易壅從主簿俞浪請
 移就東南鑿新河三千五百餘丈入海較便此白茆之一
 改濬也然白茆之易淤視吳淞劉河為尤甚其故安在或
 曰白茆高仰導之使北水反南下宋臣邴宣之論則然蓋
 虞山以北江多漲沙慮潮汐泥沙之日侵於外也或曰傍
 河之民利河之淤占為農業故明臣汪濬嘗濬之耄倪泣
 臥堤上向濬求免僅鑿三堰去叢葦而止慮告佃陴科之
 日侵於內也或曰塘口為橫沙所梗塘內為新田所礙塘
 之左右為橫瀝鹽鐵諸流所分故明臣俞諫始議開之終
 更難之慮支河既多水分力弱不足以刷沙也即建閘海
 濡時其啟閉而海水嚙之閘亦盡廢此明臣張溥已事不
 可不鑿也開白茆者不甚難乎雖然白茆一塘受蘇常二
 郡之水其自北而南也由梁溪之謝蕩華蕩達於昆尚兩
 湖其自西而東也由長洲之陽城相城亦連於昆尚兩湖
 而郡城之元和塘水皆北下崑邑之巴城傀儡諸湖水並
 東趨非有幹河為之宣洩安有不汎濫者凡錫虞長崑四
 邑交會地如譚塘唐墅諸鄉鎮水汎即滄百里皆成巨浸
 或田間積潦經冬不枯此白茆之不可不開不待再計而
 決矣况支塘東北為婁虞之界地皆高亢白茆塞而水脈
 既絕茅葦膠固長為石田其為患也有不獨在於水田老

乎康熙辛酉巡撫慕公天顏先於敬陳足國疏內首論白
 茆之當濬復於再陳水利疏內將白茆孟河詳具道里及
 土方工費以請於是特旨褒嘉僉謀允協而百年廢墜
 舉於一日矣今總其成而計之自支塘管家涇歷聞口龍
 王廟至海口大馬橋共長四十三里得七千三百五十六
 丈分為十段常熟任其四太倉任其二無錫江陰長洲崑
 山各任其一酌遠近分難易而總其土方之多寡為率此
 其分段之均平也積土七萬一千方用夫九十九萬四千
 工又築壩厚水二萬工支給正帑四萬餘兩每工四分五
 日一給而克扣侵欺之弊以清又立聽夫認方法一夫以
 三十工為率寔用夫三萬四千人統攝易稽察亦易而擁
 擠曠惰之弊亦清此其馭夫之盡善也自二月初二日興
 工以四月二十九日竣事其赴工者率皆飢寒待賑之民
 農事未興藉以餬口東作將至役夫並休其寓賑于工而
 工不妨農者用意特至此其程限之得宜也至於勘丈畫
 方募工辦料量淺深稽勤惰察奸弊恤役夫自始迄終皆
 糧守道劉少叅鼎悉心經理加意拊循故赴役者踴躍恐
 後此其任人之至當也聞之吳中父老言水利者迄今頌
 夏尚書海巡撫之功不衰然夏公之績特著於吳淞劉河
 兩江最後乃及白茆之不久即淤海公之濬兩江其

功更高於夏獨白茆一役用法甚峻相傳赴工之人有泣
別其家人者尋以引嫌去位其工中輟豈若今日之十年
以內吳淞劉河白茆孟河四大役相繼並舉而工費給自
公帑民間不聞有庸調之煩公帑多由措注國家不致虧
正供之額其經畫之詳慎裨益之弘多正未可以歲月計
哉至于海口石閘未竟厥功濁潮漸積捍之無具此毀於
之端也洵河刷沙之策宜定于今加修歲浚之方有藉于
後昔有決陂塘以宜霖潦激濁水以浸原田者民歌之曰
前有名父後有杜母美相成之有其人也念宋明以來從
事白茆者大役八舉而淤塞時聞安可不爲之早慮乎所
望於仁人君子長
計而善成之矣

按江邑之水北由諸港入江無資東洩但霖雨大作之
時常邑昆承尚湖等泛溢往往逆流向西而錫邑太湖
諸水由五瀉河入者不分流東注亦盡歸北皆至邑境
入江而濱江外高腹裡窪下多遭淹沒是則白茆協濟
非以求利但以遠害非遠本邑水害寔使虞錫兩境之
水不橫流入境爲害耳康熙二十年曾奉檄協浚至二
十二年纂修邑志以事屬隣邑未經詳載迄雍正丁未
復奉循例撥夫事遠無案可稽周章殊甚茲持博徵虞

志并諸生貢士林所採
列人俾後有所攷焉

導河夫奏議

姚文灝

臣惟蘇松常鎮沿江近海洩水港浦湖沙之積有常而疏
導之功不繼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設撩淺之夫或
置開江之卒專一濬治不限時月近歲役夫皆臨期取於
里甲而無經制小民勞擾而吏緣爲姦富者有累年而不
役貧者無一年而不差查得今江北運河撈淺等夫及嘉
興府海塘查石等夫俱是均徭派撥事體有常而公私不
擾緩急有備而功緒以成臣欲乞朝廷下各府將導河夫
役悉照運河及海塘夫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專一疏濬循
環不已庶幾無患朝廷雖其議報可於是又以爲民有耄
雅富貧壯病不齊不可並驅於力役乃令每里僉夫名
每夫辦納工食銀三兩內地州縣俱輸濱江官司收貯遇
有興作給散役民計日課功而償其直不惟使民見利忘
勞而貧者因得以售食其力於是公私稱便而歷古之積
患一朝都除矣如聞地內士民猶有騰議欲搖敗之者蓋
異方殊見夏蟲固
不可與言寒也

開河謠二首

姚文灝

遠堆新土纔希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岸馬槽斜見底中
開水線直通頭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方不費工壩裏掘潭寬似壩却
疏餘土入其中

請開濬揭文

國朝知縣沈清世

江邑濱江澤國民賴力田莫如水利一事為地方要務邑
之北關外有黃田舖一座年久傾頽前據紳耆耆庶公議
請修卑職具詳憲臺蒙批確議見在查估丈尺工費造冊
呈詳今查東路橫河一帶自東門雙牌鎮起至楊舍斜橋
止計程八十餘里凡枝河小港二十餘條延繞數鎮禾田
數十萬畝皆資其車屨惟因歷年淤塞河已成溝且自海
禁以來港口釘塞不通潮水故遇旱則無蓄遇澇則無洩
傷禾病民莫此為甚且東北各鄉漕米入城不通舟楫僱
夫募車肩挑輓運其費尤為不資再查葫橋大河自夏港
起至南埠止計程十有餘里沙泥淤塞至觀山等鎮數萬
田畝亦傷旱澇此兩處者均應令各鎮沿河有產居民照
依田畝派分丈尺公議出夫自行挑濬以已力之拮据供

巴田之灌溉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庶幾旱澇不虞
年登豐稔所關國計民生良非淺鮮等語可謂洞悉利弊
竊江邑河渠之最大者首夏港及茶鎮青陽四河口一帶
次長河次橫河其他支河小港數目煩多大約如人身之
血脉一處淤塞則病生苟由夏港橫河二渠而推
之期以五年之內百廢具舉則江邑為樂土矣

開濬事宜

蔡澍

予自令江後博稽邑內水利見各河港多壅滯未濬者大
為農田累乃先後檄里民竭力浚之于政稍暇躬親按視
災風暑雨勿敢避也數年以來頗見成效乃舉開濬時已
試之法次為數則俾并採昔賢耿橘陳珣諸議詳悉酌定
後賢審擇而行之或不無一得云
一測量 凡驗河淺深以水不以岸蓋以岸有高底水無
不平也當於未岸水先刻水痕於岸上就兩岸痕以簞拽
之量其闊狹乃立一牌寫某處某號水痕比老岸淺若干
老岸濶若干水岸濶若干河底應開深若干濶若干至開
畢驗河底信椿試仰月弓更以水線通之則淺深濶狹無
遁情矣若俟放水入河以水鷺試之有未合式責民重岸
重開豈不大為民病哉

一下椿 凡量度河身先於兩岸立椿循岸以弓量之至若干丈更立椿木由此每里立幾椿共河身長幾里幾丈瞭然可知其兩岸濶狹亦於兩椿拽量其若干丈尺則逐段濶狹不等亦瞭然矣又從兩岸中間立一長椿釘于河心土內刻水痕于椿上與兩岸所刻痕相平可以互相考核就此椿繫線與兩岸春橫斜互牽拽即為算土方之準欲測水深若干則繫線此椿之頂懸礙沉入水底即知深淺若下丈尺應開深幾何可從此算矣迨岸水乾河底既出乃下信椿假如某段河淺應開深五尺用木一截二三尺許烙印編號名為信椿先釘在河底再用長木一根名為送椿送信椿入地五尺而後止將來挑土露出椿頂則知河已開深五尺矣必用長椿送信椿入地底者防椿木在上奸狡者私為拔動致淺深不準也

一算方 凡工段勿計丈尺止算土方蓋同此一丈河也河面有濶狹河底有淺深則工力之多寡不等若第以受計則狹而淺者工力多濶而深者工力少派役不齊胥吏從而作弊故必算準土方公平分派至挑濬之時每面十方留一土柱印官親臨查勘以驗淺深量濶狹積至千方方燭照無遺其每夫工價亦照方分發必不可計丈分以滋朦朧欺隱之弊又工部尺較今量田弓尺少什之

算方必依部尺畫一裁量嚴禁陰增弓步灑派鎮保以致妨工累民

一分段 假如河長五十里當分十段每段築壩併工先開一段為樣河次序第二段水以次而開蓋防驟雨溢致重辱五十里之水也

一趨工 每方一丈深亦一丈須用十人挑土二人掘土裝担一人為炊認定土方聽其糾夥力作每人担土百尺每担可挑土四尺計二十五担則此一方土淨矣至于從卑至高用力為難尤須更換接替若淺灘多生蘆根鋤費力用牛耕之可代五人之力每日黎明鳴鑼夫頭率眾赴工踴躍効力督工官止監督一處察其土方至某時挑盡即以為例他處止須勘驗土方便知勤惰不必時時點夫處處巡工也

一編號 凡河夫不編名次常有移夫之弊隨督工官所至移易點名其間隱匿人數無從考驗應編定字號某鎮某保監一小旗再立一木牌上書某鎮應開河幾十丈核

實土方幾百幾十幾方夫幾百幾十名其夫役花名統列于冊有病逃代替者亦註之每夫給一腰牌書其姓名年貌驗牌點名則彼此移易之弊除矣

一堆土 凡河中起土役夫偷力即于沿河堆土一經霖

雨土隨水卸乃復淤塞必離岸數丈立標為準挑泥由遠及近或補岸或墾田勿令雨淋下河而後可若兩岸田低應築圍岸捍水者則以濬河之泥增築隄防別令種田居民隨濬隨築河深而隄益高此兩利策也

一量弓 河既開畢當以弓量之以徑量深以弦量濶假如議得河面濶五丈深一丈即以毛竹接長作弓其弦五丈自弦至背徑一丈開河之後以輪推弓而行弓弦向上形如仰月以準岸上水痕弦出痕上則深不及一丈而河淺岸碍弓稍則濶不及五丈而河狹責令如式但須兩岸水痕皆準則淺深濶狹不差分寸

一水線 土方既盡必於河底當心深開一線導水流行如水不到處知河底尚高再加挖深必至順流無礙而止水線須令底平方有準又河中腰壩之基悉為剗盡使一線通流方得淺深如一否則諸壩攔截每段之水線雖通而全河之水線不貫河內淺深仍復不等不可謂工已完也

一開壩 河工既畢開壩放水若留壩基在下不惟妨運且使泥沙停蓄須先在壩下掘空壩潭其深濶與壩之高厚相等然後掘壩土入潭庶河底無留滯之患矣
一派夫 照田役夫厥例甚古然規避隱射狡黠每易脫

漏浮派統括良善多若重科而僉點夫頭差委書役勒索派歛諸弊必于舉行之始密吊應役區畝田地總核明各業戶認管畝數然後通融筭派毋使胥役擅權縮至夫頭約束眾夫祇于下官時看驗點充切勿先期命派致啟倩囑移換之弊其監工書役官給飯食派歛必則錮累永除公事易竣矣

一普濬 河有幹支均係水利先後疏濬固有次第而灌既所藉不僅幹支兩河已也支河之中更有偏渠仄港屬溝澮附近之田待澤至亟若祇濬支河不治小澮則內地反高外河雖通終成阻滯宜于濬河既畢之後凡通小澮之處俱令隨時一律開挑其起夫因地制宜費令里耆鄉保協謀妥辦務使內外大小脈絡節節深通官長不時按視督率毋令虛應故事則灌溉之利普而澤孔長矣

一澇洗 濬河之期不一或數年或數十年見于前乘者詳矣蓋緣事雖善舉而勞民費財不可以為嘗試也江邑濱臨大江潮汐出納壅塞至易數歲不濬漸成陵陸計惟于開濬之後相視各河形勢按年遞加澇洗使泥沙不至淤積則大役不至數興而民無重困水利得以善後而備豫有資能無望于同志潤澤乎

開河謠

蔡澍

朝截流暮排車枯槁軋軋歌聲譁暮巨水朝下宕荷鍾携
 畚走相向丁男輓泥下河心丁婦饁餉履河上里胥督率
 不敢遲指揮來去東復西上高下低紛若驚夾岸聚觀人
 如蟻鳴鑼一聲語聲沸前隊喧傳官且至我語眾工爾莫
 驚開河不禪官長事前年雨潦水不洩去歲赤旱河無滴
 泥沙壅滯蓄洩艱一際永旱茫無策田疇蕪廢無麥禾不
 異枯魚過河泣從來人事代天工前若倦勤後無及方今
 農隙力儘饒深疏廣浚休辭勞主伯亞旅互津礪合耦協
 助無相撓俄頃事集厥功奏江流活活河滔滔平渠滿川
 資灌溉西成黍稷盈四郊一勞永逸洵美矣煩我董責空
 喧嗽我本為客爾為主康功田功我無與官如傳舍有幾
 時不能挈河更東去眾恥予言咸感泣勤者彌奮惰者策
 一卸兩鋤交于下千擔百擔無停歇行歌勸唱歡樂胥經
 始子來戒勿亟我觀情形大悅怡江俗好義公旬急頻年
 興作亦孔勞利民還當用民力江鄉溪港難悉數疏濬務
 盡罔涇淤譬猶人身具百骸血脈貫通靡有阻楊州土壤
 本塗泥教稼先從治水咨自今
 以往歲其有吹笙擊鼓陳幽詩

開濬通邑河渠碑記

邑人蘇濱

古來以人事濟天工者惟水事為大故建都邑必相其
 坵陵原隰以利其水泉之道使足以霑溉而衣食其民其
 在詩之詠公劉也以相陰陽而觀流泉為建邦之始事其
 詠召伯也以原隰平而泉流清為營邑之成功則水之利
 于民誠大矣我國家奕葉太平德澤所敷重熙累洽宇
 內跂行喙息之物靡不各得其所乃猶厪念

宸衷特命總理巡方大臣宣示守宰親民之官履行馴澮凡傍河

田畝需水利者悉令酌量疏通

聖心之子愛元元至矣三吳澤國厥田塗泥而本邑襟江帶

海南來山脈蟠結起伏跬步異形藝田者兼山農澤農平

地農恃水浸灌者尤亟邑中內水貫震澤梁溪丹陽白鶴

諸派合流以洩于江外水則早潮晚汐驚瀾怒濤噴薄以

達于河滄內外交迸泥沙易淀恒致填淤故雖通漕有運
 河橫亘南北境者有橫河應天河為水之經江潮之由東
 西境入者有夏港申港利港桃花順塘蘆埠范埠新溝橫
 溝蔡港石頭白沙石筏陳溝諸港為水之緯其他山塘高
 泗龍游龍張新涇菱塘斜涇馮涇白蛇青溪泰清亭子等

河縱橫膠轄既多且備無如因循日久淺者絕流成陸深亦沮如壅隔頃遇災旱父老相顧聘貽無策豈多岐之亡羊亦積弊之難起也夫成大功者不謀象與大利者不諧俗此獨斷決行之說也而悅兌以稱民重巽以申命則從容緩圖之說也然非牧宰之才與識實能灼見事先且非其人之德性有以主其才識則雖與事任功亦無能不疾而速也善乎自吾江建邑以來未覲賢侯如蔡公者公以名進士宰江限四稔于茲廉以率屬勤以勵已風移俗易善不勝書而為德于江民之最遠大者莫如河渠之咸浚也先丁巳冬底漕渠水涸往例祇下閘蓄水潞淺通艘公奮然請帑首濬運河既有成績將舉邑河盡濬之特念民力未易輕舉當因勢利導焉去秋燠乾民始嗷思甘澤公曰機可用矣會父老來以浚渠告公嘉其之于是告者日益眾利弊日益晰已未春農隙鳩工合閘鼓舞而速成之邑中諸渠凡經緯支幹有利于農疇者共三十有六處無不一時俱浚廣長深入比舊有加兆民感德象指躡躍趨事萬鍾皆興蓋惟公之才識有以終始其事而德性復有以堅定之也間考古來水利鄭國鑿渠中入渠而秦地益饒西門豹之穿鄴也曰今日父老厥若命令父老異日思我言然此猶淺近之功效踏駁之需

如我公實心實政真能以人事贊天工者哉宜其與伯同功克繼公劉之成績而斯民飲德遥望巘原流泉間且不勝洞酌之意然則公雖欲辭須禱而民其曷已哉頌曰粵惟我公神君慈母克剛克柔撫蒞茲土粒我蒸民大利在水滌原澤陂壤賦是起帝曰念哉咨汝良宰疏之鑿之吸江飲海干耦來同奮鋪赴工公曰弗亟民集雨風漑我邦族康我婦子我公精神瀟灑此水麥隴陰陰馴雉朝雛人恬物熙以娛老壽天地施生益道大光夫以健決坎以順藏賢勞有成永綏邦境於鑠斯年受天之慶諸閘修建附

水之為庸大矣江海之際靈潮吐納往復自然節之宜之匪防障奚藉龍邑故有諸閘陵谷以來存廢參半其存固倚為利廢者亦尚存其蹟也究心水利者可勿詳乎

黃田閘 在澄江門外大江之水由黃田港入維此節制鎖

鑰之

黃志以此為上閘 蔡涇閘為下閘

舊址在閘南百步莫詳創始宋大

觀間縣丞于湧改建今地元明因之洪武三年置閘官以

司啟閉正統元年重建并建石橋

從知府莫愚請命巡撫侍郎周忱經度之重建

于舊址南五丈凡役夫二千五百各用石四萬五千方木

二萬二千一百棵磚二千萬一千方灰四萬筋鐵一萬一

千觔米二千九百石經始于正統元年八月而以其年十

月成通判張齡董匠事記稱學士王直撰云閘係唐慶歷

中李德裕始建蓋傳疑也 崇禎十三年知縣馮士仁修之 國朝康熙

二十一年知縣沈清世重設閘版從紳士盛樹廉請 四十五年知

縣陶燹合糧里捐修雍正十二年水潦閘圯知縣郭純具

詳制府趙撫軍高請于 朝檄委効力原任保寧府知府

陸錦臨縣董建并重建閘橋更名定波 加築永定壩計用上料銀二千九

百三十兩六錢四分三釐三毫八絲動支 知縣蔡澍監修

本邑捐項購料于乾隆元年六月完工 並請添設閘夫詳

給工食見徭役 大觀重建黃田閘記

暨陽城北一里許有港曰黃田世傳以為楚黃歇開以漑

田而後人以是名之者也北引大江橫貫城中南出於郭

透迤鼻衍截蔡涇過茶鎮至五瀉堰凡七十五里而距二

浙之漕渠其播為支派若瓜蔓眩足東暨無錫西交晉陵

繚繞從衡又不知其幾里而漑田頃以萬計皆資潮汐為

膏腴苟莫制其盈虛則乍滿乍除雖有機械不能運之於

宋邑 人 蔣 靜

人見於荆國王文公與朱明之昌叔賡唱頗以春申溝港
 為可疏而大誇珠犀魚蟹之富乃知黃田港為要津而開
 之創置則歲久失傳不可攷而知已方戰國時四公子之
 徒爭屈已下士以相傾奪春申君食客三千其上客皆躡
 珠履歇既獻淮北十二縣於楚考烈王而請封江東因故
 吳墟以自為都邑而無錫今有黃城春申祠江陰今有申
 浦季札墓則無錫蓋其所城之墟江陰乃其封境之內則
 港牐之制殆當日豪侈之所取資者且功施於秦漢之前
 而逮今長饗其利長民者不可不知也此年以來港浸反
 壞而牐亦破毀如滯厄故旱乾水溢農人疲於畎畝商旅
 困於舟航而粟帛之奉朝廷相賦之輸州縣者往往終日
 不行尋常郡縣之吏多苟且歲月無實為民之心而監司
 復靳一時疏導繕完之費而不知財賦之所由出故雖功
 利炳乎目前猶持議數年不決可為長太息也夫兩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殆事之末者然三代之時必謹之為
 政治之法而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謂之不知為政况
 溝洫陂防之不治而民有藏耜野有與草宜乎百姓深以
 為病而望其牐者且嗤郡邑徒區區以水旱為念而政事
 之不修如此以為行道差久矣大觀戊子徐侯申來守鹿
 陵會令尹徐君充邑丞於君湧主簿徐君震縣尉韓君

之踵至訪知縣民之瘼無大港牐者而水利實亟亟之
 乃詳究籌畫之雖已取成於心而有俟時者會歲事稍裕
 人樂自効得錢三百萬以市材命工遂以庚寅季冬下上
 牐之良址於舊基北百步外為之而成於明年秋和改
 元之正月人人知勞之為永逸皆樂事而勸功增卑而
 倍薄其板築剛實規制宏壯反觀舊址若坐巍阜視培塿
 焉乃作亭乎其左以謹司開闔之節立廟乎其右以妥安
 神祇之靈且使出沒於驚瀾怒濤之間而望吾牐而濟焉
 者得亭以少休而收去幹之魂得廟以恭謁而申更生之
 禱也三者備矣乃更濬上下流之積沙去支港之游土復
 以餘材作新下牐昔人之所經營於是乎盡而闔境之民
 可知數十年食魚與稻亡凶歲憂漕輸者亦省卒而功倍
 矣郡侯題之為大書其榜且酌酒勞丞而謂之曰利源之
 出管乎是矣不可使鄰邑弗獲其施也俾復西導申利二
 港注之晉陵武進而兩邑之人因相與戮力接疏下流以
 達州城之北使灌浸周於郡境而風檣萬里順流而縱者
 朝江海而夕毘陵也於是商賈歌於川途居民賀於里巷
 而耕夫耜叟歡忻鼓舞願置刻于康衢屬予以記予喟然
 曰昔西門豹不能引漳水而民歌史起韓不知用鄭國而
 秦取其功亘古以來固有利澤可以及物而人鮮克舉與

夫高明寥廓之士不得少施其效者何可勝言乃叙其美而鏡諸石且欲後之為政者知港牌之惠如此毋荒忽前人之功而為行道之所笑是亦古人所以不用財賄而廣德于無窮也辛卯四月十五日

嘉定重建黃田閘記畧

宋胡玠

黃田牌改作于大觀庚寅百餘年間潮汐吞吐激射齧食闕裂疎漏日就頽圯啟閉以廢既溢旋涸公私俱病太學博士昭武吳侯炎下車期年剔弊剷蠹百廢具舉又思所以利民者莫此為急嘉定癸酉十月甲寅築斷南北之流越明年正月辛未啟故址二月戊戌施新功底板朽腐易以石深於舊四寸對植金口二柱柱間有限限外橫置龍骨縱布石板而聯之以鐵中廣二丈有八寸而外則遞增至三丈三尺有奇袤四丈有六尺兩涯石岸高丈三尺有五寸者二十有二尺其峻為八字而深至於丈有六尺者各十有四尺植木繼之亦各為尺二十有五深廣稍加於前輝屋三間悉復舊制計募夫匠萬六千有奇所資經費不擾而辦材良工精可久弗壞五月甲戌落成

重修黃田閘碑記

國朝 邑人程文

江至黃田湍始激入港門一里厓石束之為大吼騰衝岸此北間為邑之最阻隘處也南流達運河冬潮水淺截而閉之糧艘百餘得以勝其重不膠其有裨於漕運者甚鉅歲久頻遭汎齧兩崖圯塌園橋居者憂震盪焉夫秋湖滲溢潰決隄板寢毀前 邑侯鄭公得請於 制憲趙公撫憲高公 藩憲張公 總理水利程公發帑新之而保寧太守陸公以分司水利奉檄來澄實重斯政鳩工採石障岸鑿甃計工授值不擾一民凡一閱月事克竣爰建閘橋立 關聖祠并置祀田六畝邑人感公之誠請勒諸石以垂不朽方茲役之殷也工荷鋤挾鑿環向聽命者數百輩供億浩繁而崖陰水際中夜往往聞神鬼情狀遠近不問由是民訛四起衆志多撓隄築幾無成功公乃澄觀默斷為之顯像示虔緣情設祭羣心協一功用告與夫神鬼之有無不可知而愚民耳目未可徇也然而興大事動人衆取精用宏時若有物焉以憑之蓋其英爽之憑依即為人心之凝結况潮汐所滙川靈水秀將緣是以開奠定一方之局而數百年幽昧沉淪之氣亦一朝緣是以聚散非設誠致行素能格幽通明之君子其孰能安之以收成效由是推之公之以鬼治興人事其即以人心建神功也夫物之廢興成毀莫非一誠為之樞紐而所謂要有便有要

無便無者亦即根一誠為之有無而非有二也顯微之幾
 係于公之誠以貫之夫豈惑於二氏之說以狗夫庸耳俗
 目之為者哉 公名錦字天裳號闇亭蘇州府元和縣人
 前知四川保寧府事為江南水利分司曾修崑山新陽各
 隄政績章章可紀要以任有大小治有簡繁總一誠之所
 貫也茲役之成亦足以驗公誠于政治之一班云爾是為
 誌

三關淺水閘 詳城隍

蔡涇閘 在縣南十里九里河之西 今屬蔡涇鎮 土名南閘 江水由夏

港入運河此為節制創始亦莫詳宋開禧丙寅知軍葉延

年重建元明因之洪武三年置閘官正統元年知縣王子

倫更建 亦知府莫愚請巡撫周忱主修用石四千五百丈 木二萬二千棵磚二千萬二千方鐵一萬觔有奇

役夫二千五百人米二千九百餘石始于是年八月迄嘉
 工于十二月亦稱學士王直撰記黃志均以為偽筆云

靖八年知縣劉欽順重修 詳後今廢 舊址今建濟川橋詳杜梁

開禧重建蔡涇閘記 尖戴溪

暨陽北通大江其支港與河接者多置水閘提闕視潮汶
 羸縮節宣其出入為旱澇之備今黃田蔡涇 港皆有之
 莫知始置年月計其所從來久矣中間亟壞而復修者亦
 莫知其幾也乾道丙戌有旨漕臣姜詵按行水利始與守
 徐藏修廢於蔡涇去舊益東徙斥而大之易木以石距今
 四十餘年隄岸罅隙波流嗽齧土竭石虛參差欲脫已而
 基下之石橫裂中斷至不復可啟閉潮汐往來蕩無限制
 沿江民田始告病矣開禧丙寅葉延年守郡言於行府聞
 於朝詔從之官給錢六百萬米三百石其不足者漕與部
 均備之乃鳩工於乙卯十月丁未越明年四月庚子訖事
 計用工餘三萬四千用錢以緡計者萬四千三百有奇米
 以石計者七百有奇深廣之數視舊多加兩翼增長者三
 之一凡費悉減於舊跡其役者
 知縣何處博護戎何拱丘渙

嘉靖重修蔡涇閘記 明邑 湯 沐

三南十里許故有蔡涇閘考之誌籍咸云不知創始宋開禧丙寅曾一重建元因之國朝洪武初設官正統中復新之以後亟壞而亟修者又莫知其幾也邑境通大江置閘僅二北則黃田南則此爾上下若相對峙者江之潮汐出入北由黃田橫貫城堙迤連南經於九里南由夏港抵蔡涇經塗鎮而達於青陽上則逆遡九里河而與黃田之派合蓋江之支流而切要於邑治者非若申蔡雷利諸港地稍遠而勢頗徐則有開固宜然哉有則視潮汐之盈縮宜節其出入不特為四境農耕旱潦之備而且為吳淞官漕商販之濟矧崔寇倭夷乘時竊發所以為江防者又未嘗不藉是也第二港南北交流於九里河之次登接淳迤沙渣易淤每以為患意前人啟閉當有其制奸者惡妨而廢弛今亦無所考而知之爾嘉靖歲戊子開座久寢崩公私告病前令張公具牒於當道可其役材力方具未幾而徵命至矣明年二月我侯劉公來適農作東興之始乃視為急務勤相度謹調度不遑暇豫既兩月工遂告成凡官民之借潤者罔不蒙福而江警亦以報息民用大悅雖曰仍舊而規制復新斯亦不可不謂之重矣非侯佚道之使能或若是耶抑侯蒞政方期民庸口著近如築城濬河察田省賦以次枚舉則凡保障之力湛渥之惠不血區區一閘

而已貳尹魏君希哲金君魁三尹周君大昌贊幕倪君鵬輩義均責任心協寅恭恐滋久而磨滅也囑筆記石且為先倡予既詳次知右且復為之說曰江閘之水嘗聞之故老之議典守富戎期啟閉當限日則潮汐往來自為一派而不至若今之渟淤豈予所謂前人有制者非歟侯名欽順字體乾浙之石首人嘉靖癸未進士為今官

遙蔡涇閘

元邑 邱元鎮

客行涇口上危橋北望城闌十里遙港汊不容三尺水舟航全藉兩番潮蠶苗半起桑迷眼雉子深藏麥到腰暮宿前村楊柳渡買魚沽酒慰蕭條

新涇閘 在新涇河口宋知軍施邁既修上下二閘或以新

涇一支猶有滲洩迺創是閘節之然後漕河水不枯涸旋

建旋廢今址亦莫詳

馬嘶閘 在章卿鎮跨橫河上 為南北蔡港交界處 宋政和甲午縣丞

楚執柔建久廢今石址猶存土名

唐聖閘 在橫河谷瀆之交亦楚執柔建久廢

黃山閘 在趙婆港口明萬曆間郡守譚桂創建久廢

四河閘 在縣南四十里鈴束運河北障江湖南節五瀉溪

湖諸水南境旱潦藉以蓄洩糧艘往來亦資濟運為通邑

水利之中權 國朝三十六年知縣耿慶詳建通邑糧里

購料歲久塌圯石墜河心阻碍漕運旱潦亦受困乾隆三年

知縣蔡澍詳請移建其詳稿云為閘座糧命攸關等事案

吳恒張贊劉漢馮均等具呈前事內稱四河一閘為附郭

切密民船隻於此遊行四河青陽月城等九鎮漕田賴此

蓄瀉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惟因斯地俗名壅沙泥土

浮鬆易於坍塌昔年旋修旋圯邇年塌損愈甚石沉水底

每歲漕船出境蒙念里民不堪苦役捐俸募夫打撈得以

無碍重運然遇洪潮大洩或久雨風潮而岸石又為冲塌

是撈石竟無了期捐募夫工殆無寧歲用是公額親臨勘

估造冊詳請題達飭發帑金購料鳩工移建於就近土

堅河狹之處仍設閘板依時啟閉則一勞永逸等情前來

據此查江邑南拱諸山北臨江水地勢高下幾十丈許凡

內地支河汊港俱藉潮汐貫注而進銳退速每以為患故

設立黃田四河兩閘分建南北以司啟閉北引江湖由黃

田閘入於九里河繞蔡涇夏城月城青陽等鎮出四河閘

重建而舊基河岸寬濶泥土浮鬆岸寬則工費必多土鬆則衝擊可虞卑職量度情形將此開北移里許建於土實岸窄之處築造既堅工料又省正擬具情詳請發帑興修今據該鎮糧里潘宸等具稟前詞正與卑職酌議之意相符合行據情詳請憲示若蒙俯允再容卑職勘估工料核計帑金繕造確冊呈候撥發興修將見工成指日普被恩波憲澤與河水俱長惠政與工程共鞏矣等情於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通詳候示隨蒙各憲飭議覆勘間又據原呈糧里潘震等稟為遵諭議覆懇求親勘事內稱四河一閘攸關漕運民田以及商民往來船隻其利甚溥年久倒塌荷蒙通詳各憲請帑興修沿塘九鎮糧里均頌茲奉諭將移建基址何地土堅較舊基約遠幾許有無違碍公同妥議并估明工料若干覆候親臨查勘等因遵即會同本保鄉耆查勘移建之處相離舊閘里許兩岸比舊閘約窄丈許地土甚堅正在歷年築壩之處土各金產基將來興修之時并可將壩基開挑則河底均平行舟無滯且此土兩岸俱係高埠開浚河泥及取用乾土悉在於兩埠甚為近便身等再四相度地形謀於熟悉地理并卜於星家咸稱並無違碍眾議允洽合將勘議緣由稟覆等情據此該卑職隨於六月十六日前往該鎮查勘得四河一閘九

鎮漕田賴此蓄洩鹽漕重運悉由往來實為通邑之總鑰水利之最要者也查舊設閘座歷久未修傾圮日甚卑職查勘石面悉皆頽塌探測閘底又係亂石湊砌且兩岸石脚並無椿木更因此地泥土浮鬆故易剝塌移建之議洵為急務卑職相度地形舊閘之北相距里許土名金產基兩岸俱係高崗上堅河窄即係歷年築壩蓄水運漕之地詢諸該鎮糧里咸稱移建此地並無妨礙事屬可行但查閘下石料損壞者多核估未拆之石可以湊用者僅十之二三四至於閘底必需整石兩岸石脚必需椿木庶基址堅固則歷久無虞但江邑數無諸練石匠能估開工況工用浩繁倘冒昧約計浮多則恐費正帑缺少則無可補苴所以上年改建黃田閘悉係委員估計工料僱募蘇匠造作興工得無貽悞茲奉前因職思移建固屬有益而估工計料監造承修必得諳練石工之員估修固屬有益而估工計事俯鑒閘工重事仍照前修黃田閘例詳請飭委練員赴縣勘估承修僱募蘇匠應用庶供事得人而工料不致糜費矣更有請者四河口離城四十餘里卑職料理地方事務日無暇時恐不能遠赴該地親自監督伏思本府海防廳憲有巡察河道之任水利縣丞有經管河務之責敢求憲臺詳委一員或防憲或卑縣之縣丞俾得朝夕監督

司共事度役無情候料無冒濫而工可速成惟與憲臺定奪施行等情於乾隆四年七月初一日詳府轉詳前藩憲徐批開江邑四河閘座據詳應行移建但余司庫公銀告匱此項料工應作何籌辦未據議及仰即委議另詳核奪繳等因行縣遵查江邑庫貯並無閑款請於常郡各屬中查欸撥濟緣由於乾隆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具詳蒙前藩憲徐批開仰當州府查議詳奪繳等因到府行縣蒙本府檄飭查議又於乾隆五年五月十八日具文申懇前府憲賜查當各屬閑欸撥濟奉前府憲檄飭查各屬庫貯雖有閑欸本邑動支尚多焉能撥濟他邑據申前情合再飭查等因旋奉憲檄勘估工料造冊詳報緣無公項未即舉行因

亟籌設法修建

五斗港閘

在丁墅鎮西城河口向設石閘以節江水

亦名找溝

閘久廢

國朝乾隆七年知縣蔡澍檄里民重建

申港閘

在本鎮大江口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邑紳繆維

捐建并設閘門潮進門啟潮落門閉吐納以時不煩人漚

乾隆三年知縣蔡澍重建閘門

桃花閘

在本鎮江口舊有閘修廢年分莫詳明嘉靖二十

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議復未果

分水閘

在桃花港東小桃花港口

國朝乾隆四年知縣

蔡澍檄里民建

按小桃花港長四里許西引太港之潮至東灌溉歲久湮塞江潮難進易瀉雍正三

年丁墅桃花兩鎮居民建閘港口以資蓄洩閘外即大桃花港也後緣小港河底開深岸水時水注于底港口居民

乃于中間築壩截之內地蓄洩無由致相訐告奉府委經廳會勘將內外港底開濬均平去壩建閘一設港口一設

港中潮平下板內外均資車戽閘高六尺門濶五尺五寸取持平義因各分水焉其石記云為壩截官浜等事卷查

民人謝臯東洪宇曹聖生曹公采等訐訟一案緣臯與聖生等田畝俱坐落小桃花港內皆賴大桃花港日江潮貫

注嗣因小桃花港年久淤塞內外高低懸絕江湖難進而易瀉雍正三年間在地居民於大桃花港口公同建閘俾潮進可蓄灌溉足資此亦善為措置自當共沾水利永無爭論者也茲因曹聖等并時謝兩村田畝居於小桃花港口謝阜等田畝坐落小桃花港中捉狗橋地方填築土壩截斷旱曹聖生等於小桃花港無道所以謝阜等有前事之控而水路使內地田疇蓄洩無道所以謝阜等無土壩則水歸港曹聖生等又以捉狗橋西地勢高阜若無土壩則水歸港底亦不稱便案經本府正堂徐蒙委經歷會同履勘并傳集兩造及鄉耆人等當堂公議俟秋成農隙將壩西之河開浚深通與壩東一例均平併令去壩建閘依時啟閉以資蓄洩取具兩造遵結詳明本府批允即經委員督率開河建閘在案續奉本府批發一件謝恩求銘等事據謝阜等呈請勒碑永遵緣由蒙批到縣除檄行委員監督造閘去壩外并傳集兩造當堂酌議派定車戽章程以便勒石永守當據曹聖生等供認亢旱之年出車四十二部謝阜等出車十部俱在大桃花港戽水入港俟內港水平即將兩閘下板各早各河之水毋許先自偷戽永為定制并據呈兩造遵依詳明本府批示在卷茲聞工已成合行查案勒石永遵須至碑者乾隆庚申立石

回塘堰 在東城內沿濠今址尚存

利楚堰 在建寅門內 即東門 宋縣丞楚執柔建今廢址亦莫

詳

政和河港堰閘記

蔣 靜

惟江陰地廣民稠為毘陵五邑之冠壤四高中下而旱乾水溢比旁縣為鮮嘗竊恠之已而披按地圖大江橫其北太湖處其東南而挹北江之潮汐釀具區之泛濫為河港以十數派而為溝洫分而為畝遂若身之血脉失其節宣則病或乘之此天禧之崔屯田立嘉祐之楊都官士彥所以汲汲於此為邑政治之先民到于今稱焉蓋導江水而南被其最巨者由黃田港開距五瀉堰為漕渠而漕渠之東有河曰市墩又其東曰新河新河受令節港之水市墩承蔡港之下流皆北引大江南匯代洪港而震澤之餘波暨焉猶或滯而不周崔乃西起漕渠東至令節鑿河以貫之於是從衡絡繹與百瀆相為經緯而田窪者仰旱者澤濟者腴介於江湖之間暨陽獨為沃野此士彥所以一理

上卷系下 卷十一 水利 四

前人之迹而百姓重饗其利也迄今五十餘年橫河故道
 埋沒畧辨市墩新河代洪港悉又反壤而具區之水由每
 錫而入者既不得洩北江之潮由諸港黃田牯而注去
 遇而不逝於是白鹿化成等數鄉之田頗苦旱澇而此
 六年之間秋賦之捐者五朝廷信賞必罰於民功尤重
 承流宣化之官苟且歲月雖欲獻議而部使者沮不得
 所以不能仰副朝廷寄委之意者郡邑外臺之罪也
 甲午縣丞楚通仕執柔患之乃行視水道謂利害之
 者莫先崔侯之所鑿與楊守之所濟當創賺馬師唐
 橋之旁而築堰邑東門之外以南洩震澤北節大江
 水之盈虛而為啟閉則善無以加乃度地計工因
 常平錢穀集夫萬四千七百有奇延袤深廣計夫
 河一港同日皆作丞躬察媮情激賞勸工而令利
 出私錢佐費於是三河新流透迤兩牯宏壯始
 十一月辛巳畢工十二月庚戌卜以明年三月
 橫河會知縣事王承奉來遂相與戮力自邑
 建寅門東至石牌港皆令之所董山石片以
 之所部不逾月工就而門之堰亦元
 亦不以多辭散緡斛二
 令丞此舉不為小補與夫瞞為民官而恆
 民為

不可同日而語矣始丞之議是役或謂歲方歉民未可以
 輕擾而丞以歲歉之患政繇水利之不修苟佚道使民其
 將勞而不怨至是邑人果以令丞功利之實相與礮石以
 待書余謂十日所視不待記而可知而崔楊偉績不燕沒
 而無攷則或在於是乃濡
 筆識之俾鑱石以示遠云

永定壩 在澄江門外與定波橋相對 上名魚行壩 明宣德間築

屢廢屢復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何尔彬力主堵塞遂鑿

龍鬚河以殺水勢并建禪院鎮之乾隆元年原任知府陸

錦重修知縣蔡澍增葺院宇 詳寺觀

重修永定閘記 國朝邑人趙鎔文

暨陽之北逼處江濱一日兩潮水勢直衝城下故前朝築
 壩以鎮之水勢紆迴所以通地理培人才也但支河不開
 各港不清東南田畝往往苦于旱潦乃不咎其不疏水道
 而反移咎于壩之阻壅故旋開之旋塞之已非一次至康

熙二年邑侯霜崖何公善于風鑑以為玄武不宜衝擊力
 主塞壩之議猶恐訛言煽聽又生復開之端于是鳩工集
 材建剝其上令僧人超朗守其香火用垂不朽蓋以杜狂
 言絕後議也故名曰永定禪院詎料邇年因水旱頻仍又
 有移咎之說不知玄武引水入城河何如東南青龍引水
 入城河之利也江邑向有澄江河在澄江橋東江潮浸灌
 引入城河之利也江邑向有澄江河在澄江橋東江潮浸灌
 即日可以開通是為與水入城較之西方金水不啻霄壤
 也誠使開濬橫河疏通趙婆等港則東南之水利
 可與無憂旱澇矣又何嫌何疑于斯壩乎是為記

治田利害論

宋 郊 宣

環湖之地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與江湖相連水向下潤
 足以容受下流使水勢散漫沿海之地可以為田而地皆
 高仰反在江水之上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
 西傾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是以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
 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而為田其
 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
 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碁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
 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二三丈淺者不

下一丈古人所以使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取于以為隄
 岸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耳非專為闢其塘浦以
 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亦不下二丈借
 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於
 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
 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
 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壩
 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畝引而灌溉此古人浚三江
 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以江流
 稍高可以畝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
 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為一縱浦又五里
 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
 古人所以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畝引江海之水周流
 於壩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戽以溉田而大水之歲
 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為闢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
 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壩門斗門以蓄蓄之是
 雖大旱之歲壩阜之地皆可畝以為
 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澧之法也

水利事宜

姚文灝

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徑塍分爲小圩大約頻渰去處一圩不過三百畝間渰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

一圩田外有等坦田往往被災而不敢報災深可閔惜今後俱要築爲圩岸

一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及一半如階級之狀老農謂之攏水岸

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塲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水輒便掘岸

一凡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菱蘆以禦風浪其狹河宜洩去處却不許一槩侵種以遏水勢

一高低田畝去水寫遠無從車灌者令田戶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所開之塘滲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自然蓄水

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戶於山坳田尾共買地開塘以收蓄泉源及雨水亦可備旱

一高鄉河峰臨水二三丈間不許人翻耕種蒔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芋茅桑棗等項

一近時水道大半築塞官府憚於修橋則築塞沿塘河口百姓憚於修圩則築塞通水溝頭小利大害上下不知必

須漸次開通若是洩水隘口雖盜椿魚籬亦不宜槩行
輒造石橋
過束水勢

論親行點視書

姚文灝

昨會從容備聞疵謬非執事僕何繇而得此欣慰欣慰但其中有一事愚心所未喻不敢不質其疑于左右承諭云凡諸隄岸溝渠親行點視不惟不能編且不勝其勞別小民被呼譟之煩僕隸肆侵漁之毒又云在縣官爲之亦且爲小以見僕之爲之又小之小者也至煩引郭橐駝傳爲證執事之意彰彰矣而僕尙聞焉夫爲政有體隨時而在非自明理之儒孰能免膠柱之誦哉僕之愚迷其失固多然竊謂巡行勸勞之事無上下大小之殊有殊者或後世之失也是故天子徇農諸侯省耕大夫協功士庶盡力昔者大舜負聖人之資攝帝堯之位內而九疇分攝外而十體分民舜于此時端居冀方總率宇內豈不稱尊嚴之體免臣庶之擾哉乃與羣后更迭覲巡僕僕然一歲而周四岳所至之處祭天可矣視地可矣朝諸侯可矣又屑屑然禮器之是修量衡之是較何舜之自小而不自尊也豈

當時岳牧皆不足以辦此歟後世人主則得矣穆然于九重之上和鑾不響而警蹕塵消諸侯無奔走之勞百姓無供給之費執事以為與舜之事孰簡而孰煩耶將皆懲舜之失而不為耶抑道有不類而不能為耶苟以為非人君之體而不可為則是後世之君皆賢于舜而舜之事適足以為萬世戒也禹之治水在堯舜重華之下居益稷贊助之上其他佐二司空之職又不知其幾為禹者授以成算坐收全功豈不合大臣之體無細事之勞哉然書稱其乘四載而隨山刊木史稱其手足胼胝何也嘗攷四載云者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輶山乘楫也夫禹以一人而領九州之水必不得而往取通衢大川相其大勢可矣其他泥淖山徑之處盡遣其屬以行而已不勞焉豈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嶇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救飢拯溺之心橫于中不暇顧事體之宜不宜也又胼胝云者謂手足皮厚也是必躬有執作之勞乃至此若但擘畫指揮乎其間則焦勞或有而胼胝必無論語亦稱其躬稼是則禹之于水不獨自徃又自為之也後之為人臣者則得矣職位稍崇即自尊大愬然于僚屬之上孰肯少貶以就勞事曰此有司之守耳為有司者又復若是曰此百姓之役耳錄是自百姓而上無復有就勞者何其與禹之見異也執事謂此皆

懲禹之失而不為耶抑道有不類而不能為耶苟以為非大臣之體而不可為則是後世之臣皆賢于禹而禹之事適足以為萬世戒也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古稱其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僕不聞其以君相自尊而忽于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于執事之教也夫舜禹世遠典籍遼邈又聖凡不同事難為據姑以近世提舉浙西者言之宋時有徐宗正者親操畚鍤率先衆庶我朝有趙通政者巡行阡陌泊宿洲渚若是者如何也皆可以為戒歟然此又所未見也近日劉都憲總治秋漲文武官僚執役于河上者不可勝數為劉公者坐乎一堂之上令乎一堂之下亦足以重國體而致河成矣乃便服按行日夕隄上泥塗有所不顧風雨有所不避寧不計官吏之俟候僕隸之侵漁哉是執事所親見也豈亦以為非歟夫是三公者亦大臣也其事皆載在方冊著在人耳目僕不聞其以大臣自尊而忽于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于執事之教也所謂必不能徧者然矣僕意禹之汲汲如此豈自度其能徧九有而後為哉亦盡其力之所及所不及者則亦已矣若預計其不能徧而槩不行焉非聖賢意也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是聖人不責人之中道而廢而責人之畫也彼計其不能徧而不行者非畫歟所

謂不勝其勞者然矣但既已受上之命而用下之望則不
得不盡誰敢佚居哉昔韓子論孔席不暖而云聖人非不
知安佚之為樂誠畏天命而閔人窮也夫聖人未用猶且
上畏下閔皇皇如此假使見用于時其急又何如哉諸葛
武侯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夫瘁亦人之所不欲死亦
人之所大惡也彼豈獨不盡人情哉誠以熊掌與魚有不
可以兼得也所謂小民被呼譟之煩者有之矣僕思往年
間運河嘗呼譟其民于鎮江去年濟諸浦又呼譟其民于
海濱已而大修圩岸又呼譟其民于田野若是者皆可以
已乎意者擇可勞而勞之不必避號名之煩以佚道使之
不必慮怨尤之起也倘謂農田之事百姓之心聽其自為
不待督責則農官不必設水監不必開夏忠靖不必來于
前徐司空不必繼于後矣所謂僕隸肆侵漁之毒者亦有
之矣但此輩害人無往不然顧馭之何如耳得其法雖野
外亦不敢肆失其道雖庭中且不能防執事謂一切官僚
不出門庭者便能免左右之漁獵乎恐不可因此而廢彼
也惟在謹嚴其約束減損其人數而已僕每懲此故凡入
鄉之日止用門僕一人隸卒六人更無書辦等役竊効昔
人單騎之行不謂外人猶復云云也所謂在縣官為之亦
且為小者執事之警僕切矣無非欲僕之職其大也然僕

以為不必論其大小是非而已耳故嘗謂政有可以坐理
官有可以堂居較文聽訟之類是也乃若水部農官則不
然必以舟航為衙署阡陌為几席探源索委度高量早然
後為無負于人苟或不然皆心有所未盡義有所未安欲
以稱于世曰賢水部良農官僕未之信也况律有之府縣
官他事不許下鄉而點視圩岸獨不在禁限安得為縣官
為之亦小也昔者子路為宰問政夫子告之曰先之勞之
明道程子之令晉城也暇時每至鄉村召集老幼而告教
之詩書為之句讀社會為之科條夫宰與令亦今之縣官
也彼一聖一賢者其所以誨人處已皆不與其大而于其
小何也豈古今不同舉措異耶所謂郭橐駝傳可以為法
者執事之警僕又切矣無非欲僕之不擾人也僕謂柳子
此說亦因以警叢勝者耳非以此為足以盡理官之道而
凡為理者事事當如是也若然則盡力溝洫之聖反不如
橐駝之守約也且駝之于樹非茂然無事也先盡其培植
之功然後用其棄置之術今則未也隄防未盡修川澤未
盡導猶之種樹未及培也而遽以呼集勞來為戒亦同于
枯死而已矣豈善學駝者哉况彼之所病正以長民者不
親視而徒使吏號于其鄉故小民有饋吏之煩而無得食
之寔今僕則躬自往來詢其難易勤者勞之惰者威之與

子厚之說似不類執事比而同之僕滋惑焉夫惟執事宏達又甚相愛平時議論多所領解此獨未悉者意執事未及見僕之行事初自遠方而歸咻于莊岳之眾未暇為僕少致思耳蓋此一事其最不便者官吏忌其精察耀里畏其刑威此其騰說倒置寔繁以執事未思之情而聽二者之說此所以累言而累疑也尚冀盪除目前平視千古遠稽聖賢之迹近審諸子之規必若以為理有所不可事有所不宜循之則為債事之轍改之則為宜民之塗明白指趣纖悉開示僕雖愚迷敢不勵轉圜之節以副知己之望

修圩歌四首

姚文灝

修圩莫修外留得草根在草積土自堅不怕風浪喧
修圩只修內培得脚跟大脚大岸自高不怕東風潮
教爾築岸塍築得堅如城莫作浮土堆轉眼都傾頽
教爾分小圩圩小水易除廢田苦不多救得千家禾

閱視堤工卽事

姚文灝

三江七澤使舟輕看盡長隄及短塍鷄犬不驚行李處魚龍應識棹歌聲澤邊圩埂年年壞江上潮沙日日凝一築一疏無別事但教東作自西成

江陰支河

鄧雲霄

江近潮偏急喧聲滾如沙河迴剛沒脛水淺不勝槎兩岸多修竹三秋見落花還從雞犬裏錯認武陵家

時事二首

明邑 薛甲

畚鍤趨公擁若雲導河銀兩只空聞年年編剩徵收苦開濬何曾動一文
官倉有額稽官稅水利何人問水曹潮水一潮沙一箇至令沙比水痕高

水利要欸四條

明御 俞諫

諸江海者也下流不濬則水勢壅滯而泛溢為患矣仰各引水車灌之處或淺狹淤塞即便拘集得利之人照田多寡分派丈尺定其深闊則例限以工次日期仍令衆舉數內田多殷實一人為首給與花欄小票開寫姓名丈數令其總領倡率查照開濬中間若有私占以作田蕩栽種菱麥築造房舍等項侵礙水利者責令立即改正照舊開通

敢有豪強怙勢抗違者指實申來聽候從重究治仍這遞
年花利入官

一團防以捍水 蓋三吳之田與水為比必藉圩岸以防
之則澇可洩旱可溉歲獲有利職此之故近年以來水患
頻仍人心怠玩原築圩岸率多湮廢水利之修莫先於此
仰各查勘逐一經理如一區則以田多殷實者為塘長一
圩亦以田多殷實者為圩長雖士夫生員不在免例每圩
丈量長短數目計算田畝多寡斟酌難易照田公派字間
若有逃故拋荒者不在派數圩岸俱要高八尺脚闊一丈
四尺面闊七尺若圩內四高中下則中開一字溝溝闊五
尺深六尺就以此土築圩仍於溝旁各築子岸以隔溝水
旱則從溝以車入澇則從溝以車出使盈涸適均高下兩
利若大圩田至八九頃以上人力勤惰不齊者或中分作
四圩或橫分作一二圩或大或小各從民便高闊開溝亦
如前擬度深潦易於車洩而坍塌易於修理其岸脚浸沒
合用樁笆修築者量本圩有力之家出辦不許攤弄貧
民圩外又須密種菱蒲以防衝激臨湖近港舊有夾塘即
今坍塌者亦各照圩栽種菱蒲橫闊二丈以隔風濤之患
前項開溝取土分圩築岸侵壞民田或聚為墳壘拋荒以
補數或照田攤派稅糧以代納每圩亦各給花欄小票開

寫姓名丈尺定立起止限期責令圩長召集催辦委官依
期省督務使高厚堅實旱澇有備

一黃湖瀆以納水 蓋諸湖為止水所滯所以吐吞太湖
放之江海或承納上流以資灌溉者也使壑隘不廣則容
受不多四溢為患吞吐不疾下流壅塞矣仰各逐一相勘
如昆承陽城巴城殿山鶯豆鴛鴦尚湖練湖洮湖荆湖福
湖等湖一切有關水利之處但見近年若民於各湖四畔
圍成田蕩圈釘椿竹種稻種菱栽蒲插柳養魚捕魚等項
侵占填塞有妨水利者即便責令立限開濬改正還官始
免究問仍將責正過姓名并會否收稅緣由申報查處
一鑿塘池以蓄水 蓋高阜之田去水稍遠必得塘池以
蓄水乃可以資灌溉濟粘槁而亢旱不足為之憂奈何近
年以來塘池湮塞陂堰傾圮一遇亢旱車灌無由坐待其
悴良可哀也仰各查勘但有原額陂塘池堰淤塞坍塌者
即便丈量深闊數目計算工程遠近行令得利之人照田
分派併工修理塘池則開鑿深闊陂堰則砌築堅厚仍給
花欄小票附寫分定工次責令殷實之人倡令催督刻期
完報其原無塘堰去處亦要相度地勢設法處置或開渠
以通水或鑿池以積水或築堰以攔水務使水利充盈亢
旱有備

論本邑水利二則

明知趙錦

江陰南挹太湖北達揚子江太湖之水自無錫入于運河運河之水自五瀉堰入者達于經河自夏港而入江其東自高六堰轉水河入者達于東境之河港而入江其西自洛社橫林七市堰丁堰黃汀堰入者達于西境之河港而入江顧地形東西西北三境高西南一隅下高田十之九低田十之一故水患所及者少而旱災之所及者廣也低田沿于經河漕港而水勢達于夏港新涇隄防固厚非久潦未足深患高田則瀆于令節桃花諸港東新利大諸河其在腹地者雖有池塘車戽易竭今以諸河港之不通而白鹿東順永陵良信等十幾鄉之田望大江于數里之外而不能挹其一勺之餘波一遇旱災坐視其苗之稿而莫之救也哀亦甚矣

江陰之水有二北自黃田港流注諸河達于境謂之江潮南則太湖梁溪之水溢于無錫之運河自五瀉諸堰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於武進之運河自黃汀諸堰而來達于境謂之河水夫水之來也有所受而後水能為利其溢也有所泄而後水不為害是故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為溝港涇者十三緡魚港趙婆港白沙港石碑

港石頭港四雷溝東雷溝蔡港私港范港谷瀆港令節港界涇惟谷瀆港蔡港石頭港為大其港身袤四十餘里有差口北通大江腹裏南通應天等河跨崇仁寶池清化化成白鹿五鄉資既民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今既填淤水絕壤斷諸港不通雖有江流之入中迤而不逝歲受旱患者也其在西也凡為河港有九夏港流皮港新溝河申港蘆埠港利港立埠港身袤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綱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田多賴為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溝河長十六里隸來春沿秦望山下通南山塘河河闊水濫山水逆發田沒無救旱時又以田低於河竭人力穀不易熟此則水旱並患者也桃花港近利大河與武進半之通則分受其利塞則均害焉其在西南則青陽一鄉有前亭塘九項圩後亭塘三尖圩謝莊村等處最為窪下多被水災其次塌水港河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患之餘壤沃肥種稻歲入畝可一鍾早患不及其在東南是為東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田多高埠湯村東新南新李岸官祿倪塘清溪太清長壽直塘諸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涇河約袤十里界蕭岐花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狹小西通經河東通

長壽河流波俱不能納此則水旱俱患者也旁有黃天宕地形下上性疏惡水至瀾漫其害尤劇凡高仰者利江湖之灌注比低窪者苦湖水之泛溢江潮出諸港以入而衆河爲之接引湖水由諸港以出而衆河爲之受瀉此其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入前輩鑿河穿渠縱橫曲直灌注輻輳各有理廢一不治則害生盡廢而不治則害成不可圖也漢人有言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洩暴水築田圍所以防勞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勢不能久近者一二年遠者四五年通治之勞民不可殫紀凡沿江去處宜設閘座以時啟閉每春撈淺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其橫河往嘗設閘力不能守終至於廢又懼勞民數年而不一濬棄地爲河棄河爲草莽其利害大小何如也潮沙之淤以漸而積疏濬之功當有次第如某河某港淤淺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港淤稍深宜三年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導河夫銀兩不得別項支用畫以一定之數立爲循環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責之近便得利人戶則開濬之役歲有而不爲勞民饒而少害豈非興利除害皆可豫爲定計者乎

水利形勢說

明知馮士仁

舊志云江陰水自黃田港夏港引江潮而入此說似是而不詳三吳諸水皆從西下而江陰獨曰引于江此姚公文灝所以辯也邑治距江甚邇復當長江之尾巨海之首厥勢洶湧西南諸河落水往往道遠流微故自丹陽練湖白鶴溪經郡城而來者今至山塘石堰止矣自常熟尚湖大河經王莊而來者今至長涇瓠岱止矣自震澤梁谿經五瀉堰而來者今至四河口青賜止矣比所見貫于城達于漕分于支港縱橫流涌僅潮汐耳若論歸墟定理當言水自東南來而入于江若論附郭近形當言流自西北去而會于澤有不得膠柱舊說以水利成水害者曹密氏云江陰地勢最卑當二河下流今陵谷通遷不啻高矣恐淤而不治治而不得其方終有石田之歎也惟天祐江民假靈禹智於三時之急緩逸勞議將邑東南西南各河深闊疏濬五十里而遙仍設蔡涇黃田諸閘時其啟閉則各河之水庶有踵江之退而入邑者近議欲開東河以利漕或亦永逸之計但南河不浚卽淤數萬良田藉何灌溉又無論東河之募濬造橋費不貲而無出矣慎無噎廢食爲也

水道形勝論

明 吳禕凡

河山王氣結為南都餘氣東北走越京口毘陵而盡于江
邑經謂南龍大盡江陰潰不誣也邑治坐坎向離東河南
河之水初皆環城內外與江潮合而流於西北以入海正
張山食水之勢乙丙交而趨戌之局則東方生水宜開東
門以延之南方旺水宜疏東南河以通之北方水口宜使
迂折而來從東緩退毋致南行逆出北洩無留而後水利
可襲地
靈也

論本邑水道形勝

明邑 張沛澤

江陰形勝龍自東南來而北距君黃山以作勢水自東南
趨而西滙洋子江以歸墟允稱山川媾合第乾亥風寒春
生氣奪壬癸浪激水勢多浮是以奕葉寢昌全關人力之
修救也今君山為縣主星城以石而受制潮水到堂誠美
去如過客何情況縣龍右砂在魚行壩斬開水口龍無莫
水無關矣鄭涇河久為邑利又有議為劫去潮流者以壩
截之蓄制亦非法宜于西城角坤方開通鄭涇壩則截于
鄭涇西南導潮注城毋致江流自戌乾沖入倏去填城南

直河自米行橋起寇家橋止為平地使潮水灌城東折辰
亥方開十方菴後河從寇家橋轉南趨高橋出毋致河流
自巳丙突入而無收乃建龍王閣于魚行壩鎮水去來植
卉木于君山掩山城使星峰鬱秀吳口鎮以石橋閣祀文
昌坤口鎮以石橋廟祀關帝如是則到堂之水來去有情
而合矩矣至于黃山鱗魚諸港不可更開東來內局之水
又使東洩則與縣龍不交青賜焦塾諸水任其流入夏港
遠為朝拱作第二重城垣局勢更大若從南開四水流合
處大作羅星正叶四河星出狀元與之謠也蓋青賜山
塘九里夏港乃為四河石撞南者與縣遠不相應矣

踏車謠

元邑 張庸

高田水低田水田田積水車不起去年因水民薄收今年
又水朝廷憂岸圩自是農夫事工程賴有官催修東家婦
西家婦喚郎去斲荒坵土車溝昨日裏外平斷陸緊待新
泥補踏車正忙兒又啼抱兒踏車力不齊車踏不齊車換
軸軸轉橫牙婦傷足婦忘怨嗟撫兒哭水深未見乾怕郎
受笞辱願天晴祛雨陰入夏無苦旱至秋無苦霖上寬天
子憂民心吾農
飽煖長謳吟

潮汐附

濱江之壤惟潮汐是利孰主張是而滔滔不舍也日遇之而莫明其故豈理也哉

海潮之說古今多矣或謂天河激湧或云地機翕張應月之說庶幾近之而唐之盧肇則謂月與水同為陰類不能相激物相睽而後震動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欲望膳羞之熟得乎故潮之生因乎日日傳于天左旋入海因其灼燉而水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宋人余氏安道非之謂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月之所臨水往從之何關於日後儒多以余氏說為

近今按易經說卦傳坎為水又為月則水與月同氣可知次之彖傳云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夫所謂不失其信者豈非朝潮汐汝應時不爽之謂乎是潮之與月為一體明矣第水與月同氣而月不離乎日則謂潮生因日者固亦有見而云然特未知精之所繫在月而不關日耳夫坎離二卦天地之大機緘也離卦陽中有陰其象為火與日亦內陰而外陽坎卦陰中有陽其象為水與月亦內陽而外陰水火日月相為匹偶其中互藏之精隨陰陽為升降而潮汐之生長盈縮于是乎有定期正北子方坎之位也月之宅也每月之朔日月合於子位陰中陽盛故潮

生於子時迨午時則日衝子位陽與陽相感而汐又生潮
汐長落闕六時者坎數爲六水以六而成也月行漸遠于
日潮亦應之以次而移漸移漸遲至望日則夕汐反爲朝
潮而長於子朝潮反爲夕汐而長於午蓋午爲離位坎之
對衝故潮汐之候於此對易也望後又漸移漸遲積半月
至朔則朝潮汐夕汐仍復其故矣至潮之大小有不齊者蓋
以海中潮汐本由陰陽激盪而致月之陰魄卽坎之外陰
也其內之光明受日光激射而發卽坎之內陽也每上下
弦光與魄各半則陰陽之氣和平平則不相激而洪波不
致沸揚故初八廿三爲小信之底而潮極小上弦之後日

光漸盈陽長逼陰如火日熾故波流沸涌而潮盛然望日
不爲極盛至十八魄生其方張之陽忽爲陰逼陽乃激怒
震盪而海水鼎沸故潮極大過此則陽漸退積至下弦爲
小信下弦後魄日長陰且凌陽陽錮不出動撓而鬱勃潮
因漸長至初三明生如爨火抑而驟發釜中沸揚故潮亦
極大過此光漸透則陽已伸而氣不激漸平而爲小信是
則潮之大小與月中陰陽消長相應如此又一年之內惟
卯酉兩月潮爲特大蓋以酉爲月生之地卯其對衝也日
月之戶噓翕陰陽溟渤因而漲溢固其宜耳故知海潮之
說以爲應月者可據若謂水之與月相去幾萬里何緣相

及則宇宙之大一氣吹噓猶橐籥也彼方諸取水人所共知豈水與水之不能逕應乎若以星象照臨言之則謂天河激涌者頗亦有理蓋東井為天漢上流于辰在未屬秦分野黃河自星宿海流出以入中國江漢之源發于岷山中國大剌千支萬派而其上流皆出於井分至斗牛為天漢下流于辰在丑值吳越分野故百川歸海就東南之尾閭若使盡瀉不回則氣化何由運轉朝朝夕汐往來接續所經行皆在斗牛分野是天漢之光所以逆挽河流而旋轉化機者也如就大地方位言之吳越皆在東南據越絕書越值巳方巳為六陽之地亢陽生水海水內灼而沸騰

故錢塘怒濤聲响雷轟高如山立為海潮之最盛吳值辰方陽火不熾潮之沸騰者至此稍平若夫閩廣江浙潮之時刻不同則地有遠近潮候隨之非周歷海濱不能詳考也江邑揚子江潮凡大信由黃田港入閘直達運河抵四河口止小信僅至月城橋其灌注支港可二十餘里縣東西諸港淮潮約畧相同通邑田壤資其灌溉但港口淤塞小信時易于阻滯致潮水不能及遠則腹內田疇困涸轍焉籌水利者不先事而謀之一丁旱暵則委為江潮之鮮達特拘墟之見豈足與言望洋向若之本量耶

潮信 每月初二初三初四及十七十八十九共六日謂之大信海口水痕增高四五尺漸入漸減至末流僅尺

許矣然沙之積此處尤劇以其強弩之末僅能送之入不能挾之歸也初五以後二十以後潮痕日縮謂之小信漲不過二三尺遠者竟不至矣若嚴冬洄寒名凍殺潮往往有其名而無其實故土人以十月潮進港為創也見

潮候 初一十六 初二十七 初三十八 初四十九 初五二十 初六廿一 初七廿二 初八廿三 初九廿四 初十廿五 十一廿六 十二廿七 十三廿八 十四廿九 十五三十 十六三十一 十七三十二 十八三十三 十九三十四 二十三十五 廿一三十六 廿二三十七 廿三三十八 廿四三十九 廿五四十 廿六四十一 廿七四十二 廿八四十三 廿九四十四 三十四十五

潮風 西風名退潮風雖大信不盛西北風次之南風雖至而平東風稍盛北風大盛東北風兼作名曰風潮大信

際之潮入內地或一二十里若七八月間饗風陡發滯天雲氣作黃色名曰颶風謂其具四方之風也斯時潮水涵湧百倍尋常不特田禾滄沒廬舍人民亦多飄蕩土人謂之海漫

潮時 早春初起背春涉夏漸盛夏秋之際極滿盈矣八月減及冬而平惟處暑白露之交稻初花豆始實木棉結子時風潮一至百昌皆敗而濱江及沙洲被患尤甚雍正甲辰壬子間其明徵也知縣郭純奉藩憲條議于江心東永平寧等沙建築土墩四座高二丈向寬七十弓底寬一百十弓堅固高壯為沙民秋季避潮之所乾隆壬戌知縣蔡澍親歷濱江各沙相度形勢凡圩岸堤防槩令加築完固水利縣丞陳逢霖駐沙督率旬日迄工先事備豫以弭水患

迎潮送潮詞

唐 陸龜蒙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魚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密幽人兮欸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餘澤稿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江葭蒼兮水蓼枯
風蕭騷兮愁烟孤大幾望兮微將翳被瀛溶兮欽然而退
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棹有衣悵
潮之歸兮吾猶未歸

潮水

宋司馬光

平江欲上溯古木自蕭蕭兩岸饒葭葦寒波浸沈寥

江漲

宋唐庚

秋來雨似澆雨罷水如潮市改依高岸津喧沒斷橋雲陰
愁主伯池溢走魚苗天意良難測前時旱欲焦

觀潮詞

調寄望海潮

宋史檣之

危岑孤秀飛軒爽豁空江泱泱黃流吳札古丘春申故國
西風吹換清秋江海浪初收共登高臨眺尊俎綉繆鳳集
高岡駒留空谷接英游八牕挂起瓊鈎送颿檣杳杳潮
汶悠悠今古曠懷關河極目愁邊滅沒輕鷗淮岸隔重洲

認澹霞天永一縷青浮未
許英雄老夫西北是神州

賓潮詩序

邑人

乙巳夏余過虞山道經東里時雨未至
溉田者汲於橫河橫河吸於諸港橫河
菱蘆沙壅中流若綫又以軍興築馳道諸港
過潮蓄洩皆病故田多萊東里近蔡港
開馳道港口置水門以通潮然水門口隘
畝多近者堵截潮及注於橫河在陵內者
者矣於是田諸家競集田夫攜持枵棹趨
人予因戲謂之曰賓潮遂作賓潮詩嘗考
有二皆引取江潮一自黃田港入環城西
注長河向東行逶迤四十里抵四河口潮
長壽河流瑣諸水來會之又向東行至八
一正東行道紅菱洪白蕩橋歷北角永安
常境也一稍南行抵長涇過習禮橋又分
者境也黃田江水入港通於兩邑者如此
百經互絡於東南之鄉溉田便運其利不
水利

夏港入東南行數里至蔡涇間過茶鎮抵山塘河口分
流南者歷月城橋過青陽左黃塘河右芙蓉湖諸水來
之距五瀉堰則漚流於錫之運河流西者入山塘河十
八里出三山堰左橫山右焦墊諸水來會之則漚流於常
大河夏港江水通於兩邑者又如此其間陂湖溝瀆滂
洩旱有瀦爲利於西南之鄉亦不可勝數也夫三吳古
澤國杭嚴宣歙諸郡山水怒射皆聚而咽於太湖太湖
而欲吐則必歸於江海蘇松近海湖溢則入海江陰與
錫接壤常錫西北以江陰爲尾閭湖水溢則道江陰而
江是黃田夏港二流匪直江陰恃以爲利常錫之民亦
有利焉水人於江出於江江陰獨專其利者惟橫河一
爲然橫河起城東水關直東過楊舍城遠六十餘里受
潮入港十有餘支雖堙塞不一其通流者尙可指也出
暉門北接城濠以合流者曰鱗魚港行三里許出蒲鞋
橋之右曰趙婆港曲而東北行又三里許曰黃山港自北
而東曰白沙港曰石牌港曰石頭港曰廟港曰雷溝曰陳
溝曰蔡港曰善港曰泗港曰范港曰斜橋港之數者近在
三里內遠不出五里外江潮奔注如箭射然頃忽間支
百派灌輸洋溢故田者無高仰患卽不時而告滂其水隨
潮迅瀉也亦如之不似他鄉水流紆折廻環襟帶行百里

而始入江也橫河爲利於化成白鹿諸鄉者若此自宋末
僖中知軍崔公立之始開此河繼而屢有疏導明時夏忠
靖周文襄經理江南河得不埋闕民食其利駿尋至嘉靖
間鄉達小江黃先生請於當事大濬治之迄今閱百年無
有能倡義勸工講水利謀農田以惠民者予感而
宣之以詩庶幾後有崔公其人者聞之有采焉

論曰治水之利曷歸乎歸於田也江陰之壤高下錯置近
江者每資潮汐爲灌溉港道稍過斯厲農矣邑西如桃花
申利順塘諸河修濬殆遍而利大河獨闕焉非繼此之要
務乎繞東境者曰橫河爲諸港之要會比年幾疏治矣而
效猶未訖豈從事者之率畧歟抑董勸或未暨而尚滋予
戾也運河關糧艘命脈濱河者尤倚爲利焉往者動帑均
役四鄉趨事然而少府之金其能必其下沛乎則所謂均

江陰縣志 卷十一
勞逸以善其後者亦必有道也繼自今有鑒于竭蹶而圖其令終者不亦無疆惟休也哉

江陰縣志卷十二

坊表

知縣長樂蔡 澍雨亭重修

坊表之記曲臺謂以坊民表德思深哉風厲之旨微矣棹楔之興其有取爾乎彼通都孔道間歸然屹然溯厥始建或名賢或古蹟與夫科名宦達之選皆與焉爲數亦綦繁矣人代更而剝落隨之非勤乃茸治烏能如魯靈光之尚存乎然經道政之坊過通德之里雖遺文泯滅輒令人低徊畱之而不能去豈非其地與人之所繫者重耶論世者可以慨然思矣志坊表

暨陽古邑坊

在縣治前西南屹立為縣治之表象魏所懸月

梁陳時為郡後置縣攷舊治在邑東壤故以繫坊言古者別於今也乾隆丁巳知縣蔡澍重修

延陵故里坊

在縣治左。按季子讓國棄室而耕於延陵徐

稽是古毘陵即今治也陸廣微吳地記及漢書地里志論之甚詳又按郡志及舊志以毘陵為郡城者非坊燬於火

乾隆丁巳知縣蔡澍倡吳氏後裔重建

春申舊封坊

在邑治之右。按春申君於攷烈王時自淮北

在其封境內延陵高躅子焉寡儔而春申名埒三公亦當世之雄也歸坊並峙庶以增一邑之重焉坊圯

乾隆戊午知縣蔡澍重建

萬壽坊

在安利橋右南向坊內為廣福寺北枕萬壽山

紀綱法度坊

在學院左乾隆七年重修

文章坊

在學院左

白度坊

肅仲坊左右今廢

大司馬坊

為兵部尚書徐睢立雍正十三年重修

三典秩宗兩飭兵憲坊

為中丞袁一驥任兵憲父袁禹臣封禮部主事時立

城隍廟坊

鏡臺坊在城隍廟前乾隆六年重修

延陵書院坊

在城隍廟右當書院初建時於此置坊焉後并

復整而此坊僅識其名而已物不可以兩盛其謂此歟

傳臚坊

為弘治壬戌科二甲第

進士坊

為成化丙戌科進士陳蕙立廢

解元坊

為景泰丙子科順天解元徐泰立廢

喬梓傳芳坊 為宣德巳酉科許鳳翔坊
化辛卯科許芳父子立廢

文定坊 為宋邱文定
公密立廢

太平三觀風雨浙坊 在虹橋東為御史贈太僕卿李應昇
史范鳴謙立

二世罔卿父子侍御坊 在學院東為御史贈太僕卿李應昇
祖贈太僕卿李果父封御史大夫

李鵬翀立。公高文勁節為海內山下表忠勵節學及
人宜矣儒學所列近日科名華表剝落者多惟此與文自

公兩坊森然矗立過者輒憑而弔之有餘慕焉
英爽稜稜光燄萬丈非颺劫所能磨滅也

坊 為嘉靖口立
進士陳詞立

坊 鳳立

坊 何遷

進士

少宰司空坊 太宰都憲坊 在大街東遊府署左右為
南京兵部尚書劉光濟立

以上俱在大街

彙征坊 詳見
學宮

金聲坊 玉振坊 詳見
學宮

德配天地坊 道冠古今坊 詳見
學宮

詞林正氣坊 在學宮內彙征橋北為左諭德贈詹事繆昌期
祖贈詹事繆桓父贈詹事繆炷立。文貞氣節

垂汗青文章著海內立表膠庠多士資型式焉與僅以
名位相烜赫者殊矣乾隆癸亥知縣蔡澍董繆氏後裔重
修

大司成坊 在學宮內為侍讀學士張袞立乾隆
癸亥知縣蔡澍董司成後裔重修

父子同榮坊 在學宮左係典賢育俊兩坊改建為許鳳翔許
芳顧琳顧康嚴萱嚴謨曹忠曹弘劉繼武劉羽

徐元憲徐經王格王萃華旭華秉彜徐鼎徐弘圭徐弘道
貢斌貢安甫陳鳳陳詞趙鍾趙與治黃正色黃學海陳崇
慶陳紹登趙承謙趙用賢薛啟子文榜姓袁郁文周郁庭
芝王廷賓王羲民李畸李勝之李子和張履正張有譽王
良臣王運昌張
紹祖張應福立

兄弟聯芳坊

在學宮右為任溶任漢陳蘭陳蕙屈霖屈震陳
哲陳瞻高賓高貫高贊徐弘圭徐弘道陳沂陳

澶趙鍾趙欽袁堯臣袁舜臣張紹祖張紹芳王夢鼎王夢
龜徐沾徐與沐曹玘曹玘趙士春趙士錦立。已上二坊
俱廢按喬梓齊芬壘篋競爽科名奕葉萃於一門誠僅事
也兩坊之記舊矣未聞有踵而葺者象賢繼體之意奚在
耶是可
慨也

同年十五舉子坊

弘治乙卯科黃昭徐圭薛球邵經徐經卞
思敏高賓貢安甫林鶚胡寧道貢斌徐方

高貫顧克
誼陳瞻

欣兩京解元坊

景泰丙子科順天一名徐泰應天一名
啟。已上二坊俱廢按明代科名之

丙子乙卯兩舉坊以表之所以作士氣振文風也今則
礎柱依然姓名罕識志在風勵者能無畢然興起耶

鼎魁坊

在學宮左為趙氏世科立。按新橋趙氏自用賢
遷海虞子孫占籍兩朝科名相望皆虞山籍貫耳於

榆旣別畛域應分維楚有材何必借資異地
耶乾隆辛酉知縣蔡澍董趙氏後裔重修

解元坊

為成化丁酉科
劉繼武立廢

世沐恩榮坊

為禮部郎中華秉
彜贈父華旭立廢

進士坊

為弘治已未
林鶚立廢

恩榮奕世坊

為兵部尚書徐晞祖元進士贈尚書徐子敬父
龍巖令贈尚書徐彥能子廕尚寶司司丞徐訥

孫廕通政司左通
政徐世英立廢

振旅坊二

在協鎮府左右其左本進士林鶚舊坊後以總兵
官駐節改今額文士榮名易為武臣凱績坊猶是

而前後殊觀何怪
乎朱門三易主也

永利倉坊 在永利倉前今廢

安利橋坊 在安利橋南國朝順治十年知縣武茂周建

以上俱在中街

繡衣坊 為御史李琨立廢

春官進士坊 為成化戊戌科進士劉繼武立廢

鴻臚坊 光祿芳 並為光祿卿劉乾立廢

以上俱在南街

繡衣坊 為父子進士曹忠曹弘立廢

進士坊二 一為正統乙丑科進士卞榮立一為景泰甲戌科進士杜宥立廢

以上俱在西橫街

文亨坊 在文亨橋南今廢

賢俊坊 在街北口今廢

進士坊五 一為繆焜韓庸官績蔡庸顏澤陸品李信 一為卞榮陳蘭杜宥嚴萱王誼顏瑄陳蕙華秉彝 一為

為張炳李琨李叅何義曹忠屈霖夏從壽陶庭威 一為薛格黃昭湯沐高賓貢安甫高貫林鷗 一為劉乾史良

佐薛金卞思敏張簡徐度王瑞之諸人立

鄉進士坊五 一為曹友李敏許士良湯銘沈斯周欽何澄宋

溶任漢陳旦吳啟徐泰朱紳葛暄許芳劉繼武夏燹徐元 一為任

獻朱昕吳泰周掖 一為徐鼎陸勉吳熙陳哲嚴謨陶檜 一為

夏璪王格朱景王彬徐圭薛球邵經徐經 一為胡寧道 一為

貢斌徐方顧克毅陳瞻徐弘道姚惟寶高贊邱煥文王莘 一為

姚相曹弘張袞趙欽薛璠陳佃周儒陳沂諸人立 以上俱在鴻漸街

按街以鴻漸稱豈非所謂鴻漸於達其羽可用為儀以是著文明之象耶乃一街之間坊十有二其間為鄉舉者五為進士者五科第之名纍纍若若指不勝屈而蕩焉無復存者寂寞身後名亦將與冥鴻同逝也悲夫

諭德坊 學士坊 司成坊 俱為學士 張袞立

崇德坊 為贈諭德 張誥立 廢

四牌坊 在南市中心東通大巷西經南街北達所巷南適朝宗地勢四匯市塵環列街心建坊面各署額東曰典廉

西曰崇讓北曰敦本南曰還淳意取示民則傲猶木鐸徇路之義廢後再建則為劉光濟張袞季科范鳴謙題名處三建則易而為京華峻秩卿寺崇班藩臬弘猷循良懋績載通邑官爵於上今達路不殊寸椽片石無復存者不特古訓茂如即昔人榮名撫仕亦與烟雲同盡耳可勝嘆哉

方貢坊 在御膳廠前明時為醃晒之所今尚方之貢無責及江干者志廢區亦以彰仁政也

清朝侍御坊 為御史范 鳴謙立

欽賢坊 由安利橋以東南至杜橋今廢

天官坊 為劉光 濟立

雙鳳坊 為任漢 任溶立

職方坊 樞要坊 俱為職方司 張簡立 廢

方伯坊 都憲坊 廷尉坊 俱為湯 沐立

英烈坊 在前湖上方後有祠祀烈女何氏於此坊南湖水漱灑喬木叅差高棟華棖與江城輝映攬勝者過之多

入祠瞻禮焉彤管之徽林泉之勝地與人兩增其重矣

以上俱在大巷

以上在南北所共

以上在東橫街

關帝廟坊

在巷口舊為布政坊

光孝寺坊

在光孝寺前今廢

江防坊

在教場今廢

東嶽行宮坊

在君山下

龍飛駐驛坊

在君山東麓岳廟前。按明太祖與偽吳交兵時視師江上駐驛於此故名今明社已墟而翠

華戾止猶低徊而鄭重之江人尊親之意亦可風矣

以上俱在南門外

解元坊

為吳啟立

繡衣坊

為嚴萱立

迎恩坊

在駐節亭

以上俱在南門外

經魁坊

在梧旌里為徐元獻徐經立

父子同榮坊

在古塘巷為王格王莘立

父子九列坊

在赤岸里為李鵬翀李應昇立

論曰黃志以坊表併記於廂坊下其言曰周禮一鄉之中

有名德卓絕者為坊以表之其後乃以科各榮遇輒跨街

市為坊以自倭又或坊在是而所居在數十里外是以不

列坊表各予竊謂此亦過激之見耳夫坊之為文武政教

立者所以樹風聲肅綱紀也而賢德科各僅以廂坊中人

槩之可乎馮沈兩志列其目矣而未晰其所以然予故詳

爲釐載俾後人有所矜式焉庶有合於貴貴賢賢之意乎
若夫振迹草茅與世有達人者其足增光桑梓又寧嫌宅
里之遼濶哉

